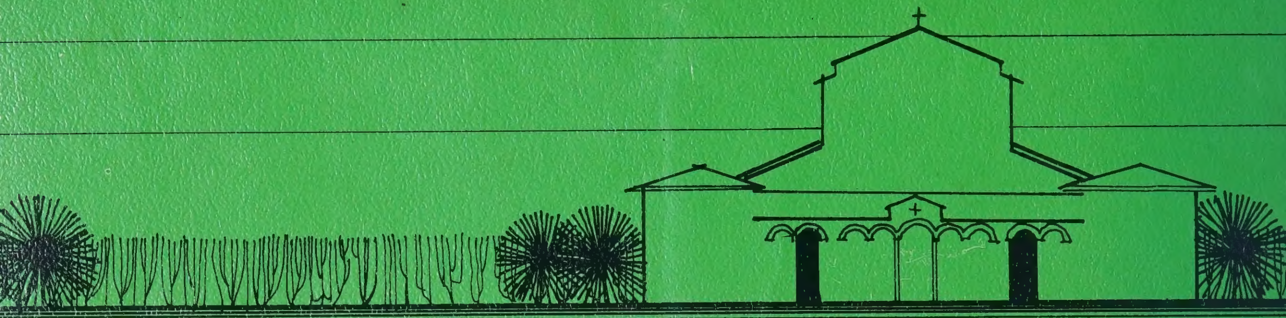
橄欖
OLIVE

14



—天國正像一個商人，四處搜購珍珠，
正當他找到了一顆價值連城的珍珠時，
就變賣了一切的產業，把它買下來。

（太十三：45—46）

舊約中上帝的國



耶穌傳道的中心

如果我們活在二千年前主耶穌的時代，「上帝的國」和「天國」這兩個名詞是常常聽到的。我們今天可能覺得陌生，很抽象，但這却是當時猶太人所渴想盼望的。當歷史踏進新約的時代，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傳道，大聲疾呼：「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三：2）馬可福音記載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開始便說：「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上帝的福音，說：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一:14-15）在福音書的記載中，耶穌傳道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宣揚上帝的國，也就是說天國是祂的中心信息。

在新約裏，特別在福音書中，有許多關於上帝的國的教訓。耶穌喜歡用一些比喻來闡明天國的意義：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裏，好像一粒芥菜種，好像麵酵，好像寶貝藏在地裏，又好像網撒在海裏等（太十三章）。進天國的人，好像人遇見重價的珠子，就變賣自己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太十三：45—46）；進天國的人，必須像小孩子一樣（太十九：14）。保羅說：進天國的人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22）。對耶穌的門徒來說，上帝的國是他們生活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標，因爲主曾吩咐他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太六:33）。

在這一切教訓中，耶穌並沒有給天國下定義，也沒有說上帝的國是甚麽，爲何祂要以此作主題。也沒有人好像不明祂講甚麽而要問：「夫子，你說的上帝的國究竟是指甚麽？」很明顯的，當時的猶太人對上帝的國這名稱和觀念並不陌生，而耶穌把握當時人所熟悉的觀念作祂講道的始點，不需要從頭解釋。在猶太人中，上帝的國這一回事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產生出來的結果，而是有歷史的背景、悠久的傳統和發展過程的。這觀念既非源於新約，更顯示耶穌的工作是建基於舊約，而且帶來實現及完成。新舊約是一致連貫的，耶穌用上帝的國作祂傳道宣揚的中心，並不因爲它是一個共同接觸點，實際上是因爲上帝的國是聖經啓示的

鄭志樑

核心。耶穌的天國意識與他的身份及工作是分不開的。祂就是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救主及君王，祂的出現就是天國的來臨，因爲君王已經來了。

兩約之間

在兩約之間猶太人的寫作中，就是我們所稱爲次經及僞經的典籍中，常常用及「上帝的國」及「天國」這名稱，是當時非常流行的觀念。在意義方面，「上帝的國」和「天國」並沒有分別，可算作同義詞。主要原因是因爲猶太人避諱不稱上帝的名字：有謂在舊約後期猶太教中，「天上的上帝」是一個慣用稱號，故此出現「天上的上帝的國」一詞，而後來避諱從略，稱之爲「天國」。另一種講法則謂當時有人用「天」代替稱呼「上帝」，所以才有兩種名稱。無論如何，天國與上帝的國是同一意義。

許多人認爲上帝的國這觀念始於兩約之間的時代，與猶太人當時的政治和歷史背景有關。主前五八六年，耶路撒冷被毀，猶太亡國，被擄到巴比倫去。雖然後來在波斯帝國興起之後獲准歸國，重修家園，重建聖殿，但已經今非昔比，不再像從前那樣了。從那時開始，猶大失去了自主，被當時的大強國所統治，勞役，控制和壓迫。雄霸當時世界的權勢雖然有所改變，統治者易手，但猶太民族仍然遭受同樣的命運。繼波斯之後代之而興的有希臘大帝國和羅馬大帝國，在他們統治之下猶太人是被征服受壓制的民族。

猶太人對上帝的信仰是他們整個民族的特色；換句話說，猶太人的宗教意識是他們生活中不可割分的一部份。在飽受痛苦、欺壓和羞辱當中，他們寄望於一件將來要發生的事，就是上帝的國的降臨。他們渴望上帝施展祂的主權和大能，粉碎猶太所有的仇敵，拯救他們脫離敵人的手，恢復自由及自主，然後地上充滿太平和喜樂。因此，主前一二百年的期間，猶太人民間許多的寫作都是以「末世論」（ES-CHATOLOGY）爲題，漸漸對上帝的國構成多種的型態並且趨於複雜。我們不能用簡單的一種系統來綜合當時猶太人有關上帝的國的觀念，因爲這觀念隨着時間的進展有所改變，亦受各種因素影響，加上各家各派也有不同的講解。大多數人渴望上帝的國降臨實現在人間，是大有能力的，是可以眼見的。這樣濃厚的政治色彩振發民族精神和士氣，帶來解放和勝利的盼望。不過，亦有一些虔誠的猶太人認爲上帝的國是永恆的，是普世性的，不在乎權勢，不在乎地域疆土，而是上帝藉着祂在律法上所啓示的旨意和細則來管治全世界及每一個人。人必須接受上帝的主權，負起上帝管治他的軛。至於上帝的國如何降臨，因對上帝的國的性質有不同的觀念，亦產生相異的看法：有認爲上帝親自介入世間，直接建立祂的國；但一般來說，都期待彌賽亞的來臨，就是上帝所差派來建立國度的那一位。

無論如何，我們要注意兩點。第一、如果說兩約之間的時代，特別是後期，因着猶太人的歷史和政治局勢，上帝的國這觀念受到重視並且發揮，這是正確的，而且符合事實。但是上帝的國的意念並不源於那個時代，不是當時思想的產品，也不是民族主義和宗教混合的結果。我們必須承認兩約之間的猶太人承受了舊約的教訓和觀念，上帝的國這一回事不是他們創新的。這觀念不是抽象的幻想，而是基於歷史的因素：要盼望一位大衛後裔的彌賽亞必須先有大衛；期待上帝的國來臨必須先有以色列國存在。因此，我們要溯源到舊約聖經的記載中，看看有關這方面的教訓。第二，兩約之間

的寫作都不歸入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舊約正典之內，不被看作準則，通常被稱爲次經及僞經。按猶太人的傳統，瑪拉基之後再沒有受靈感的先知，因爲上帝的靈離開了以色列。此期間沒有上帝話語的啓示，也沒有救贖的行動，直等到晨星出現，救主降臨的時候。在沒有啓示的亮光中，猶太人有不少的思想是以人爲中心的，對上帝的國產生了一些誤解和偏見，是後來耶穌所需要指斥矯正的。在新約的時代耶穌來到世上，不是要實現猶太人的民族理想，復興以色列國，而是帶來新的啓示，完成上帝從創世以來所定下救贖的計劃。祂來確是要建立一個國度，就是舊約衆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國度

舊約與上帝的國

在舊約三十九卷書中，並沒有出現「上帝的國」這名詞。我們只在歷代志上廿八：5看見提及「耶和華的國」一次。雖然這樣，許多地方提及國度時都是指着上帝說的，例如：

「上帝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詩四十五：6）

「傳說你國的榮耀，談論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爲，並你國度威嚴的榮耀。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詩一四五：11-13）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原文作國）統管萬有。」（詩一〇三：19）

「因爲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詩二十二：28）

「我却要將他永遠堅立在我家裏和我國裏。」（代上十七：14）

「耶和華啊，………國度也是你的。」（代上二十九：11）

「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耶和華了。」（俄21）

「他的國是永遠的。」（但四：3；七：27）

「他的國存到萬代。」（但四：34）

「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却要打碎滅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但二：44）

雖然「上帝的國」一詞沒有出現，但並不等於舊約沒有關於這方面的教訓。事實上不少經文是關乎上帝的國。不過，這觀念所涉及的範圍遠超過這一詞所能表達，我們特別需要留意這觀念的涵義，而不受限於某一些詞句。

舊約聖經中的兩個大主題就是創造和救贖。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和核心。舊約在這兩方面奠定了根基，新約在其上建造；也可說舊約好像一粒種子，逐漸生長，到新約時吐穗長成。舊約中有關上帝的國的觀念，亦是放在創造和救贖這雙重焦點上面。綜合來說，可以從三個角度或層面來討論。

宇宙的君王：掌管萬有

古代以色列人以人間的情況來描寫形容上帝。君王的地位最高，權力最大，因此稱上帝爲君王，表示其高超偉大。上帝的國的重點不在乎空間或領域，而是在乎強調上帝獨一的主權和祂對萬有的統治。上帝創造宇宙萬有，無一不在祂的掌管之下，聽從祂的命令。上帝之比擬君王，因爲祂是萬有之首，好像人間一國之君。在詩篇中，詩人歌頌上帝時往往以此作出發點：

「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
因耶和華爲大神，爲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地的深處在祂手中，山的高峯也屬祂。海洋屬祂，是祂造的；旱地也是祂手造成的。」（詩九十五：2-5）

上帝的統治不限於某一國或某一地區，而是全世界性的：

「因爲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們要向上帝歌頌、歌頌，向我們王歌頌、歌頌；因爲上帝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上帝作王治理萬國，上帝坐在祂的聖寶座上。」（詩四十七：2,6 至8 ）

在這幅圖畫裏，上帝是君王，祂所統治的國包括祂所造的世界，萬國萬民。「祂是管理萬國的。」（詩二十二 :28）我們可以進一步說，祂是掌管歷史的主，因爲列國的興衰都是祂所立定的：「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但 四：17）「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國中掌權，憑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國」（五：21)上帝高過人間所有的君王，祂運用主權作事時無人可以攔阻，「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廿一：1 ）

這位創造天地、統治世界的上帝是位威嚴的君王，聖潔和公義是祂的本性，也是祂所要求的：

「當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祂面前戰抖。人在列邦中要說，耶和華作王，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他要按公正審判衆民。」（詩九十五：9-10）

全地屬於耶和華、萬國在祂手中受管治這觀念，在主前第八世紀及後來的先知們都加以詳盡的發揮。上帝的眼目看顧所有的民族，在其中有祂的作爲。祂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領非利士人出迦斐託，領亞蘭人出吉珥（摩九：7 ）。列國所犯的罪行及不義，耶和華都一一向他們追討，加以懲罰（摩一：3 至二：8 ）。上帝既然創造並管理一切，因此人間的事情都在祂察看照顧之下；從這角度看可說不分聖俗，不分屬世或屬靈。「王有能力喜愛公平，堅立公義，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義。」（詩九十九：4 ）上帝對人間的國家要求公平和正義，不能容忍不義和壓迫。

這一點許多時候今天的基督徒忽略了。在濃厚的福音性思想中，容易把事物分作靈屬的和屬世的。甚至在一些圈子中，上帝只是救我們靈魂的主。祂在這世界上，及在我們身上，縮退到一個小角落，就是「屬靈」的境界。如果我們把握到上帝統治這世界的觀念，必然對許多事物的態度有所改觀。上帝起初創造萬物之後，吩咐人去治理這地，管理各樣活物（創一：28)。我們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享受祂各樣的恩賜，怎能看任何事物是與上帝無關呢？上帝管治全地，而我們受託管理，對人間各事怎能退避不去參與呢？

救贖的君王：管理子民

人類犯罪墮落後，上帝便開始進行救贖的計劃。舊約主要是論述以色列人的歷史，其實這是上帝救贖行動的進展，引至新約的完成。上帝揀選了亞伯拉罕，從他一人產生整個民族。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來到西乃山的時候，上帝與他們正式立約。立約的精華記載在出埃及記十九章四至六節：「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

KINGDOM OF GOD: PRESENT OR FUTURE?

屬我的子民，因爲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爲聖潔的國民。」以色列人和上帝有特殊的關係，這個關係建立在立約上。耶和華拯救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不單要解放他們脫離受壓迫的奴隸生涯，更要帶他們來歸屬耶和華。上帝曾吩咐摩西：「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出三：12)現在就在西乃山上，以色列人成爲上帝的子民。這是上帝在舊約時代所施行的救贖，爲自己預備一群屬於祂的子民。這樣的揀選是出於上帝的主權，因祂主動的愛以色列人，並且記念與他們先祖所立的約（參申七：6—8）。「這百姓是我爲自己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賽四十三：21）

耶和華不單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同時也是他們的君王。上帝與以色列人立約所採用的方式，正是古代國際間流行的條約。主前二千年時代赫人大帝國統治近東一帶，往往與其所征服之小國訂立條約，後者必須謹守約則，絕對服從。在出埃及記和申命記的典章中，耶和華以宗主國君王的身份與以色列人立約，頒佈律例典章。當時的以色列沒有君王，而是實行神權政體；上帝是他們的君王，是立法者也是執法者。從這觀點來看，以色列國可以說是上帝的國，但當然重點並不在於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富強繁榮，而是表明上帝的王權，屬祂的國民依照祂的吩咐及旨意行事。以色列國以神權爲中心，一切皆以宗教作基礎，不是政教分離，也不是政教合一，而是以上帝的律例作準。上帝所頒佈的律法，包括宗教，道德，禮儀及民事等各方面。這些法則是上帝訂立的，也是以色列立國的基礎。舊約的以色列國是救贖歷史上很獨特的設立，不能作爲政治體系的模型，也並非任何所謂基督教國家可以相比並列的。這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情況。這樣的境界在上帝的國裏才能出現，惟有在上帝的子民中才可實行。從救贖的層面看，上帝的國就是祂所揀選和拯救而歸屬祂的子民：在舊約是一個民族，以色列人；在新約是一切信耶穌基督的人，不分種族，性別及背景（參加三：26-29）。所以，彼得引用出埃及記十九：6和以賽亞四十三：21，論及新約的信徒：「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

如果說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是上帝的國，這並不是牽強的推論。事實上有聖經明確的支持。從摩西開始，就堅立了耶和華是他們的王這意念（申三十三：5）。以色列的首領知道他們不是最高的元首，他們也服在上帝之下。士師時代，基甸婉拒以色列人的建議要設立世襲制度。他說：「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也不管你們，爲有耶和華管理你們。」（士八：23)當以色列人學效鄰國要求立一個王時，撒母耳告訴他們：「其實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你們的王。」（撒上十二：12)雖然上帝答允以色列人的要求，給他們選立君王，但這些君王的職權也不過是代上帝治理全國。王國之後，以色列人在他們的信仰上常常背棄耶和華，宗教也只有外表的儀式，失去眞諦。然而就算在這期間，他們仍持守上帝是君王這意念，認定以色列國是耶和華的國（代上十七：14)。官方的記載提說大衛的子孫坐「耶和華的國位」(代上廿八：5），治理耶和華的國（代下十三：8）。這樣，錫安山被稱爲「大君王的城」（詩四十八：2），耶和華是「錫安的王」（耶八：19)。上帝的寶座是在二嗟

略帕之上，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但以色列人歷史所顯示的是否與這寫照相符呢？

永恆的國：彌賽亞降臨

上帝與以色列人立約，奠定神權政體的統治基礎。可是到了撒母耳的時代，百姓要求立一個王治理他們。耶和華告訴撒母耳：「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撒上八：7）並且也警戒他們將來的王會管轄他們。這樣，開始了新的秩序，以色列進入王國的時期。大衛王朝得鞏固，但神權政系却解體了，與耶和華立約的基礎也漸漸崩潰。王國的偉大富強，成了以色列人夢想的實現；對他們來說，身爲上帝的子民必然蒙受上帝的祝福，享盡地上的榮華，以致國泰民安，但却忽略了立約的精粹——作上帝的國民必須承認祂的王權（KINGSHIP），遵守祂所定下的法則。可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之後，在他們的民族史上，屢次不守約，離棄耶和華歸向別神，不遵守律法典章。國家在大衛及所羅門領導之下，進入黃金時代，豈不知日後的發展却是每況愈下，走向亡國之路。其中原因是多方面而又複雜的，包括國際局勢，內部政治及經濟的因素，但聖經却強調以色列人在信仰及道德方面的敗壞，並且犯罪離棄耶和華。人的國度不能永遠長存，終必消逝。但人的失敗並不使上帝救贖的計劃歸於徒然。在黯淡的日子裏，先知帶來一線曙光，發出新的盼望。

面對上帝的審判和亡國的命運，先知們的預言有兩個焦點：刼後的餘民及耶和華要立的新約。這兩個主題都可以歸納在上帝的國之下，就是彌賽亞的國度。上帝要使以色列人從被擄之地歸回，賜給他們救恩，建立祂永遠的國。這指向將來的盼望構成了舊約的末世論。「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耶和華了。」到那日，上帝必在錫安作王（賽廿四：23）從今直到永遠（彌四：7）。「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亞十四：9）

以賽亞預言這位坐在上帝寶座上掌權的君王，就是耶和華所膏立的救主。他從耶西所出，是大衛的後裔；「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九：7）耶利米稱這位受膏者爲「大衛公義的苗裔」（廿三：5）；以西結則以大衛爲典型的君王來稱呼他：「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卅四：24，卅七：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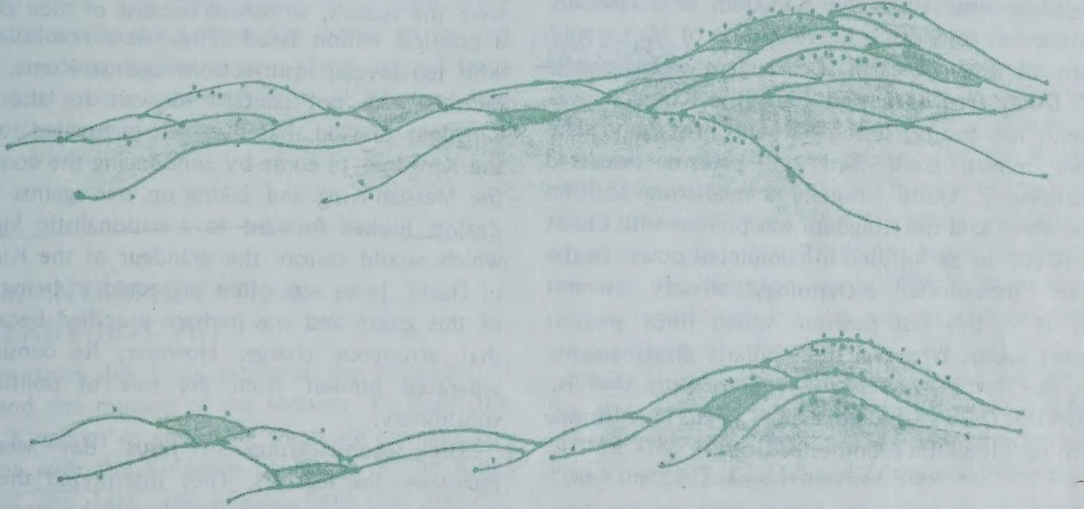
當以色列國日趨衰微，有關彌賽亞的預言就更多。上帝的子民雖經歷滄桑，然而他們靠着上帝的應許等候永遠的國度：「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但七：18，27）

舊約的終點是新約的始點。衆先知所預言的得到應驗，上帝已開始作的救恩得到完成。舊約是準備的階段，領我們到基督那裏。上帝的國不屬乎這世界（約十八：36），我們在基督裏的都得蒙救贖，脫離黑暗的權勢，被遷到上帝愛子的國裏了（西一：13-14）。

○ 周永健

（周永健博士，現任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

KINGDOM OF GOD: PRESENT OR FUTURE ?



INTRODUCTION

Almost all current N.T. scholars are in agreement concerning one fac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ission and message of Jesus Christ is predecated up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ttached to the Kingdom of God. In other words answer to questions like 'Who is Jesus?', 'What does He teach?' are to be found in reference to the Kingdom of God.

A cursory survey of the Bible will reveal the dominant recurrance of this theme. Jesus' first sermon introduces his mission with the words 'The right time has come.' he sai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Turn away from your sins and believe the Good News!' (Mk 1:15)* The same theme is repeated in different settings in Matthew (4:23) and Luke (4:21). Throughout the ministry of Jesus the Kingdom dominates his action and his teaching. For examples, the miracles are best seen neither as compassionate acts of kindness nor proofs of Jesus' divinity but as 'mighty works' (powers, dunameis) of the Kingdom. Jesus explains his miracles of exorcism in terms of the arrival of the Kingdom, 'it is . . . by means of God's power that I drive out demons, and this proves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has already come to you.' (Lk 11:20). Jesus' miracles were enacted proclamations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had come and as such they called for a response of repentance and faith. And the parables of Jesus are best interpreted as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of Heaven (a Jewish euphemism for Yahweh/God) is like this . . . ' With these words Jesus opens many of his parables. An understanding of his teaching as well as his action is predecated upon his meaning of the phrase 'the Kingdom of God'.

DISAGREEMENTS AND AGREEMENTS AMONG SCHOLARS

While contemporary scholars agree upon the centrality of this theme in the Synoptic Gospels they radically disagree with regard to its meaning. The old Liberal Ritschl, saw it as 'the organisation of humanity through action inspired by love.' A. Schweitzer understood the Kingdom as a radically future event in which a heavenly Son of Man would return to rule the earth. ('consistent eschatlofgy'). C.H. Dodd argued that in Jesus the Kingdom was present, not future. It came when Christ came. The future moved back into the present ('realized eschatology'). Quite naturally a mediating position arose which said the Kingdom was present with Christ and is still to be fulfilled in completed power in the future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already but not yet). It is this last position which finds greatest support today. Whatever the scholarly disagreements may be, there seems to be a consensus, that is, 'ESHATOLOGY' (the hope for a glorious future which fulfills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INTERPRET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JESUS TIME– ESCHATOLOGICAL

This concern for eschatology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reminds us of the varieties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Jesus' day. They, too, were predominantly eschatological. Since the time of the O.T. prophets, and even before that, Israel lived in an eschatological hope for the fulfillment of all God's promises. In the inter-biblical period this fulfillment was identified by name as the Kingdom of God. At times this hope was prophetic and optimistic, that the Kingdom would arise out of history and be ruled by a descendent of David on the throne in Jerusalem (cf. Isa. 11). At other times the hope was apocalyptic (breaking into the world from outside) and pessimistic in that God Himself in the person of a Heavenly man would bring a Kingdom to earth from 'beyond history' (cf. Dan.7). But in both cases the hope was always a future hope, i.e. always eschatological.

By the time of Jesus three majo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Kingdom competed for the acceptance of Israel. In the prayer of Kaddish, 1st century Jews prayed, 'May He establish His Kingdom during your life and during your days and during the life of all the house of David.' The Gospels show an anticipation of the coming Kingdom in those who were 'waiting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Mk. 15:43) First were the zealots, so named because of their zeal for a political nation Israel. They were revolutionaries who led several insurrections against Rome. These radicals were not content to wait for the future Kingdom of God that they felt compelled to force the Kingdom to come by announcing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King and taking up war against Rome. Zealots looked forward to a nationalistic kingdom which would restore the grandeur of the Kingdom of David. Jesus was often suspected of being a part of this group and was perhaps crucified because of that erroneous charge. However, he consistently separated himself from the rol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ary.

The second group in Jesus' day were the Pharisees, the legalists. They interpreted the Kingdom of God as a divine discipline to be accepted by individuals through obedient submission to the will of God. The daily recitation of the Shema (Deut. 6:4-5) was considered the 'taking upon oneself of the yoke of the Kingdom of God.' To the Pharisees the messiah would be a new messiah-prophet like Moses who would lead Israel to obey the Law (Torah). Tradition held that if all Israel on one day should perfectly keep the Law then the Kingdom of God would arrive. While Jesus was considered the prophet and did call for radical obedience to God,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radically departed from that of the Pharisees. In fact he could say, 'I tell you then,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only if you are more faithful than the teachers of the Law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in doing what God requires' (Matt. 5:20)

The third interpret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was by the Essene community only recently rediscovered by mean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Their interpretation was radically apocalyptic. The Messiah would be a heavenly figure, a son of man as in Daniel 7, who would descend to earth to lead

the 'sons of light' (a purified remnant of Israel) against the 'sons of darkness' (Israel's enemies). The resulting victory would be the arrival of the Kingdom of God. For Jesus' reaction to the Essene see Matthew 24 and parables.

A certain pattern existed which was common to all interpretations. The Kingdom of God was to be God's act (although men participated in that act) to defeat the wicked enemies of Israel and to gather a victorious Israel in the promised land under the rule of God alone. The time would be a point in the future in which the present age comes to an end and a new age, indeed a new world begins. Jesus confronted these interpretations as he used the phrase Kingdom of God.

JESUS' INTERPRETATION: ALREADY/NOT YET

How then did Jesus interpre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mission of the Messiah. To begin the word 'Kingdom' is confusing when we compare the concept with the Kingdom of Rome or the Kingdom of the Tsar. The biblical term (Gr: basileia, Heb: malkuth) has the idea of reign, rule or dominion rather than territory or people ruled. God is King and God will become King over all the earth in the future. Note the parallel petitions of the Lord's prayer 'may your kingdom come, may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ch as it is in heaven. . .' (Matt. 6:10) The Kingdom of God means God's sovereign rule over men.

As has been mentioned earlier the Kingdom of God was always considered to be an expression of eschatological dualism. This present age will come to an end and a new age – an Age to come (the eschaton). In this coming age the Kingdom of the devil will be totally destroyed (Mt, 25:41), a new-society or community will be establieshed under the rule of God (Mt 13:36-43). Life then will be like a perpetual banquet (Lk. 13:28-29) Jesus altered this Jewish interpretation by his universalising of the concept. The Kingdom would not be for Jews only but for any who responses to Jesus and receives his words. (Matt. 8:12; 13:38)

Several passages clearly show that Jesus taught the Kingdom had arrived or was present in himself and his action. The Beelzebuh controversy (Lk 11:14-23) explains that Jesus taught that his power over Satan was a sign that the future had already begun (cf. Lk 11:20). Jesus' reply to John the Baptist (Matt 11; 4-5) does not use the phrase Kingdom of God but it does echo the prophetic description of the messianic last days Is. 29:18 – 19; 35: 5–6; 61:1). Furthermore, John represents the old age as Jesus respresents the new age; Pharisees asked Jesus when the Kingdom would come Jesus answered (Mt. 11:11)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Lk 17:21). The Greek, entos humon, can mean either 'within you', i.e. in your hearts, or 'in your midst'. It is unlikely Jesus would be saying to the Pharisees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Another exampl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with the coming of Jesus is the mission of the Twelve. Their message was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near you.' (Lk 10:9) In Jesus' mission and message the Kingdom came. The end of the age was no longer future it was presen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Christ, the Messiah.

But at the same time Jesus also taught that the Kingdom was future, yet to come. For example in Mk 1:15 Jesus opens his Ministry with the words 'the Kingdom fo God is near', in other words imminent but not yet here. Again Jesus said to his audience, 'there are some here who will not die until they have seen the Kingdom of God come with power' (Mk 9:1) Or, in the words of Jesus instituting the Last Super,' I will never again drink this wine until the day I drink the new wine in the Kingdom of God' (MK 14:24). A whole cluster of sayings point to readiness for an impending crisis (Mt. 25: 1–13; Lk 19–11-27; Mk 13:33-37; Lk 12:39-46).

Which view is correct? Is the time of Kingdom of God present in Jesus' ministry or future after Jesus' ministry? Or is the Kingdom both present (already) in Jesus and also future (not yet)? Both concepts occur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f only a future Kingdom were taught Jesus would simply be repeating what Israel had heard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Kingdom will come someday.' But Jesus uniquely added, 'the Kingdom is here now because I am here.' Only because Jesus was God's messiah could he make this claim. This is the Messianic mystery (Mk4:11-12). As George Ladd calls it 'fulfillment without consummation'. The Kingdom of God was present in Christ but the consummation is still yet to come.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we are now living between the ages. The Hebrew saw time as existing in two ages:



The dividing point would be the arrival of the Messiah. Jesus, the Messiah allowed the future age to move back into the present age so that time might be diagramed like this:



IMPLICATIONS OF JESUS' TEACHING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Jesus' teaching concerning the Kingdom? Well, first, he changed the image of the King or Messiah. He reinterpreted the image in light of Isiah's concept of a 'Suffering Servant' (Isa. 40-44) This was radically new. For Judaism had never understood the servant as Messianic figure at all. But Jesus' whole ministry was revealed as a way of sacrifice and suffering. The Israelites of Jesus' day could not conceive of a Messiah who was not powerful and kingly. It is in light of the suffering Messiah that Jesus' teaching that only those who are humble as children will enter or receive the Kingdom of God (Mk 10:14). Their quality is beautifully described in the Beatitudes Matt 5:1-11).

A second implication of Jesus' teaching regarding the Kingdom was the call for a radical decision to enter the Kingdom or become a disciple of Christ. Jesus' encounter with the rich young man (Mk 10:17-31) is an example of the invitation of Jesus to enter the Kingdom by a response of faith in him. The context of this passage points to discipleship as equivalent to entering the Kingdom of God. In a number of sayings Jesus spoke of persons entering the Kingdom of God (Mt 5:20; 7:21; 18:3; 23:12; Mk 9:47; 10:15, 23-25). These examples all point to the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the Kingdom by submission to the rule of God by obeying the commandments of Christ. To receive Christ is to receive the Kingdom.

A parallel teaching conceives the demands or ultimate value of the Kingdom. It should be sought above all else (Matt 6:33). The Kingdom should be so valued that everything else should be given up for it (Matt 13:44-46). It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other sacred duties to parents (Matt 8: 21-22; Mk9: 59-60). Only those who seek the Kingdom with single-minded devotion and attention are of use to the 'Kingdom of God' (Mk9:62). To enter the Kingdom is the highest goal of man.

Jesus' teaching also creates a community of the future. While Jesus uses the word 'church', Greek: ECCLESIA, sparingly if at all, there is an obvious concern for community of the Kingdom of God which might be called the New Israel. The Kingodm of God is not the church as in some Roman Catholic interpretations. Nor is the church a necessary alternative to the Kingdom of God as one scholar said 'Jesus announced the Kingdom of God, but it was the Church that came.' Instead, the Kingdom is best seen as the action of God which creates the opportunity for present community in the church and creates the anticipation of a completed universal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A final implication of Jesus' teaching relates to Christs' or the Christian way of life. Everywhere the pattern of life of the disciple is described as the way of the Kingdom. The ethics of Jesus are not at all practical rather they are radical as the Kingdom is radical. To realize the ethics of the Kingdom,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submit to the rule of that Kingdom.

In all to brief fashion the teaching of Jesus concerning the Kingdom of God has been traced. It is everywhere in his action and in his words. With the Christians of all ages we pray 'Thy Kingdom come.' And in hope we looked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all men and nations will declare 'Jesus is Lord.' and all this is possible because Jesus, the King, has already come. He is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Please note all Scripture quatations are from the Good News Bible.

JERRY JUERGENS
(DR. JERRY JUERGENS，
現任教於香港浸會神學院。)

神的國度



引言：

在神的國度這題目底下，我們可分從兩方面探討——天國的觀念（KINGDOM CONCEPT）及天國的使命（KINGDOM MISSION）。天國的使命乃是基於天國的實在（KINGDOM REALITY），故此，我們首先在本文簡要地將聖經中對天國的觀念作一概述。

何謂天國

猶太人爲了避諱提及神的名，所以他們不說神的國（KINGDOM OF GOD），而用天國（KINGDOM OF HEAVEN）。

天國主要有兩方面的意思。一爲神的統治（GOD'S KINGSHIP）；無論那一個地方有神的統治、神的掌權，那地方便有神的國的顯現。二爲神統治的範疇（KINGDOM）；即是說這天國是一個範疇，是人所能夠進入，可以得着、承受的。這兩個意思都見於新約聖經之中。

天國在聖經中的重要性

主耶穌在地上的工作，特別是祂在最後三年的事奉生活當中，沒有其他的觀念或思想比天國或神的國更爲重要。馬太、馬可及路加在他們的福音書中，都述及一個信息：主耶穌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近了」並非說天國快要來到，而是天國已經到了。所以你們應當悔改，信這福音。

在主耶穌一生的教導當中，有兩種信息是很重要的。一爲登山寶訓。這登山寶訓基本上是天國的倫理（KINGDOM ETHICS），所以主耶穌在開始時便論到八福，八福即天國子民所有的八種特徵。這八種特徵顯示出我們是有福的，因爲天國是我們的。此外，在主耶穌的信息中尚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些比喻。門徒不明白比喻，所以經常向主耶穌發問，但每一個比喻都是天國的比喻（KINGDOM PARABLES）。在馬太福音十三章、馬可福音九章都是將這些比喻撮要地講出來。然而尚有其他地方也是充滿了比喻的。

當主耶穌受死時，天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爲有大祭司問祂說：「你是那當稱頌的兒子不是？」主耶穌回答說：「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權能的雲降臨。」亦有人問：「你是那猶太人的主麼？」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當主耶穌復活以後，祂說：「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祂復活後被立爲主爲基督（徒２：33）

除了福音書中所記載的一切以外；我們發覺，當保羅、約翰解釋耶穌基督信息之時，天國這個觀念也極其重要，當然保羅、彼得等使徒用「來世」來表達彌賽亞國度踏進了主復活後的新階級。

天國何時降臨

很多現代神學家認爲天國是將來的，末日時才臨到。「願你的國降臨」，亦即是說神的國尚未降臨，在最終的實現這不錯是眞的。但在主耶穌信息當中，天國却是現今已存在。

——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二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在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主耶穌將祂的時代與施洗約翰的時代截然分開。舊約時代，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施洗約翰，但在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換句話說，在主耶穌時代，當一個人接受主耶穌基督的時候，他就是高過施洗約翰，因爲他是在天國實現的時代裏。所以在主耶穌的時候，天國已經存在。

——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節

我若靠着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這裏主耶穌說當祂靠着聖靈趕鬼時，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神的國已經來到，而耶穌靠聖靈趕鬼正是神國的表現。所以說，在現今和將來天國均爲一個眞實。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節

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架着天上的雲降臨。

這是天國將來的顯現。在聖經中，世界的末了是天國的完全實現。但在末了之前，耶穌基督首次來到地上的時候，已開始了天國的工作。

此外，主耶穌也曾作了一個這樣的比喻。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是百種裏最小的，但慢慢長成一棵大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他的枝頭上。這是說，天國的漸進的，而並非一下子便來到。

在新約聖經中，天國是分三個階段來到。首先是主耶穌第一次來到世界，祂出來傳道，並且受死，復活升天，然後將聖靈賜給我們。第二個階段爲教會時代，主耶穌在天上，天國的子民則在地上。當主耶穌再回來時，天國的實現便完全是在天上。這是天國的進度，也是天國實現的三個漸進階段。

天國的特點

天國約有三方面的特點：

一、神的掌權

天國爲神掌權的地方，以神爲中心，以神的榮耀爲最終的目的。今日天國並非單是一班人、一個社團、一個組織，也不單是一個世上的國家。神的國是以神爲主，神坐於中心，坐於最高之處。

我們看看主耶穌如何得到這地位。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節中，主耶穌說：「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當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後，祂已將仇敵捆綁，而往往藉着與祂聯合，在今生也有得勝的把握。但祂仍未將最後的仇敵制服，這仇敵就是死。換句話說，主耶穌雖有天上、地下的權柄，但祂仍

未曾將死完全消滅，所以祂還沒有完全得着這國。然而，當主耶穌在末日回來之時，祂便要將所有仇敵消滅，然後將這國交給父神。這交給父神的國就是完全的國，是天國完全的實現，也就是「願你的國降臨」的時候。（林前五：24-26 ）因此，當主耶穌來到時，祂工作的目的便是為了要將撒旦，罪惡完全的消滅。不過，我們首先要知道，天國不是一個地上的國，而是一個天上屬靈的國，祂所面對的是一種靈界的鬥爭，所以主耶穌得國是藉着神給祂聖靈的能力。

在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節中，主耶穌說：「我若靠着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主耶穌為甚麼要用神蹟表達神的國呢？因為祂要表達出祂所要消滅的不單祇是外表的一個力量，而是一種靈界的力量，是魔鬼的力量。所以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藉着神蹟除滅魔鬼的工作，而神蹟的目的乃是要表達神國的力量。馬太福音十一章四至五節告訴我們，主耶穌除了趕鬼，消滅魔鬼的工作以外，祂還在醫病及傳福音等事上，神國的力量在祂身上發揮出來。

到了末日，主耶穌不但要消滅一切的敵擋神的力量，並且要積極地建立，更新這個天地。祂要將整個天地的形象完全改變，復興以前神創造天地的那個美麗。那時，基督將要作主。

然而，基督如何藉着爭戰得國呢？祂有一個力量在背後，這力量是神的第三位——聖靈，是天國的力量。當主耶穌受洗時，天上有聖靈降在祂身上，而且住在祂身上，然後又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主耶穌有聖靈的同在，所以祂能夠經過三年的工作，並且能完成祂救贖的使命。當使命達成後，祂便將聖靈賜給我們這一群屬乎天國的子民，這是五旬節的聖靈降臨。

神的掌權是天國的第一個特點，這對我們來說有何重要性呢？假如我們是天國的子民，我們有沒有神的掌權顯明在我們身上，有沒有神的能力表達在我們身上呢？當我們說是在傳福音，為天國努力的時候，我們倚靠的究竟是甚麼？是否有聖靈在我們的身上以達成神在我們一生的使命呢？當然，我們未曾經歷一生所有的使命，但神却已經將基本的使命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乃是帶領人，教導人作主的門徒。

二、有神的公義

神的公義是一個與神的性情、神的行事目的相稱的標準。換句話說，凡不在神的旨意裏面的事都是不義。這是聖經中給我們公義的標準。

法利賽人和文士執着一些舊約的律法，再加上一些他們自己的傳統，便說這是公義。但主耶穌責備他們，又常對門徒說，他們的義若不勝過法利賽人和文士，斷不能進天國。主耶穌的意思並非是要門徒比法利賽人多遵守幾條律法。乃是告訴門徒，法利賽人和文士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榮耀而行善，而祂所說的那種公義，乃是為了神的榮耀、神的旨意。我們可以發覺，主耶穌是將舊約的律法完全更新。這並非說舊約律法有何不妥之處，而是一些遵行律法的人把律法外表化了。主耶穌把律法的意義闡明：一個人恨人便是殺人；見了婦女動淫念的便是犯姦淫。一個人若內心有了某一種動機，便是犯了罪。這是律法的本質。

主耶穌所講到的公義是包括有兩方面的表現。第一是愛神，我們對神的愛是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第二是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求」是渴望的意思，就是渴望遵行神的意旨，成全神的意思。假如我們將這些放在第一位，主耶穌說：「這一切都要加給你們了。」

因爲在神的國裏面，一切都是豐盛的，我們不須要擔心衣、食、住、行。所以我們可以說，天國的公義是神的公義，而非人的公義；這公義是神賜給人的恩典，並非人靠自己所能得到的。公義除了是一個恩典外，也是一個賞賜。神的賞賜並非是按照我們所出的力有多少而給予，乃實實在在是按照神的恩典所給予事奉的力量而賜予的。

神將公義賜給我們，在最後的日子，神要將公義的冠冕戴在我們頭上。故此，我們在今世要熱心地去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任何與神的公義有關的，我們都必須去競爭，必須努力去作，並且是以一個出於愛神，渴望神的動機而作。

三、有神的福氣

聖經中說到天國是一種有福的地位（A STATE OF BLESSEDNESS）。

主耶穌曾作過一比喻。有一個人知道有寶貝埋在地裏，他便用盡所有的錢財去買這塊地，他覺得十分開心，因爲知道有寶貝藏在這地。天國好比珍珠藏在地裏，我們要傾盡我們所有的去買，因爲這是有福的國度。主耶穌又曾這樣說，你要進來享受在創世以來所爲你預備的國，你們要承受這國，這國是永遠的福樂。

我們可以把這福氣撮要爲兩方面。從反面來說，這福氣是我們的罪得到赦免。罪的赦免可使我們脫離罪的控制，罪的刑罰。另一方面，我們得以進入天國成爲神的兒女。並非世上所有人均能成爲神的兒女，神的兒女是神所特別拯救的，是能夠享受神家豐盛的人。這一班人所以說是有福的。我們試再思想主耶穌所述及的八福。這八福基本上並不是一個要求，而是一個形容，形容一個人在天國裏的樣式。故此，一個已進入天國的人，必定會有這八個特徵，而這八個特徵亦說明我們是有福的，因爲我們在神的國度裏面有份。

如何得進天國

天國不能靠着武力進入，也不能靠理智的辯論或感情用事進去。天國是唯有藉着悔改相信才得以進入。

悔改包括兩個主要的因素。一爲懊悔，這是說後悔自己以前做錯事得罪神。一個人若沒有懊悔的心，那他根本並未悔改。二是含有回轉的意思，即回轉頭，不再行回舊路。然而回轉也不能不存懊悔的心。懊悔與回轉的結果，是不再事奉自己，不再事奉瑪門，乃是事奉神。並且脫去心裏一切纏累，捨棄心裏一切攔阻，捨己跟從救主耶穌——這位天國的王。人若沒有這經歷，強說自已經悔改是假的。

相信就是信靠神的能力，信靠神藉主耶穌基督已經完成救贖，並且只要在祂裏面，我們便可得着這救贖。

我們是否也已經進入神的救贖當中？若是，那我們必有一個不同的人生。假如是尙未進入，便必須留心，因爲天國的呼召仍在我們中間。到時候滿了，天國的呼召便不再臨到我們。所以我們若要進入天國，必須藉悔改、相信——二者有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正面是相信，背面是悔改；二者必須兼備。

天國與教會的關係

很多人喜歡將天國與教會相等，亦即是說：天國＝教會，教會＝天國。然而，天國是否等如教會呢？

我們參看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九節這一段經文。主耶穌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誰？」但門徒均企圖逃避這問題，於是主耶穌吩咐他們不要理會別人所說，「你們說我是誰？」這時，彼得大胆地承認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聽後很開心地說，這

不是屬血肉所指示的，乃是神的光照，神的指示才行知道。於是祂將教會的責任交給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這「磐石」就是彼得所表達出來「承認基督的使徒」（THE CONFESSING APOSTLE PETER）。在這裏主耶穌第一次在福音書提及「教會」二字。我們發覺主耶穌在福音書中很少用到這兩個字，而這兒是其中兩三處重要的參考。因爲新約教會在基督時期尚未正式成立，而是後來透過主耶穌的死、復活、升天，在五旬節那一日將聖靈降下，新約教會才在地上開始被建立。主耶穌是教會的建立者，也是教會的掌權者，祂現在要將這權交給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很明顯地，天國的鑰匙及教會的權柄是相同的，亦即是說，天國與教會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天國的鑰匙究竟有何力量呢？「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在這裏和在其他猶太文學當中，捆綁即禁止；禁止人做一些不合神旨意的事，釋放即容許；容許人作合神心意的事。而在教會中，我們是運用神的靈和話語禁止或容許某件事情的發生或進行。

教會爲天國在地上的表現，但我們說教會並非天國的全部。因爲天國是神統治的領域，我們不能將天國局限於所能看見或一些不能看見的教會裏面。天國的影響，是可以在我們人生的每一方面來表達。讀科學的人若能將神的眞理擺在他們的討論當中，這已經是實行天國的使命。或者，當我們藉美術以表達神所創造世界的時候，這藝術也是天國的活動。此外，假如一個國家元首是信主的，他能將所頒佈的法令在神的光底下量度，這亦可算是天國的活動。甚至在工商業裏面，亦可有天國的表現。不過我們仍得說，教會乃爲天國最重要的表現。

那麽在教會以外，甚麽才算是天國的表現呢？約翰福音三章三節：「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三章五節：「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重生便是那天國的範疇。沒有聖靈重生的力量，沒有聖靈的影響，便不會是眞正天國的表現。教會是天國在地上最重要、最濃縮的表現，但個別重生的基督徒亦可在不同的領域或不同的崗位上有天國的表現。

教會基本上有三個特點。第一，教會是在彌賽亞統治之下的一班人，他們敬拜彌賽亞，事奉祂，並且仰望祂。第二，這班人是有內裏的生命，亦即有重生的生命。這內裏或重生的生命是表達於外面的組織，和明顯的事奉上。第三，教會是透過彌賽亞完成救贖而有的，假如彌賽亞沒有完成救贖，教會便不能成立　這很簡單說明了天國與教會的關係。天國不等如教會，前者的範疇較廣，而透過彌賽亞的工作，天國得以透過教會表現出來。教會爲天國一個最重要的表現，故此，教會的生活亦可說是天國的生活。

現今，我們大家都需要面臨一個挑戰。

聖經說：「願你國降臨。」究竟我們是否眞的願意神的國降臨在我們身上，在我們的教會裏，及在我們的一生當中，假若是願意的話，那麽我們便要留心在各方面遵行神的旨意，並且我們不能表面化了天國的工作；天國的工作是透過聖靈，有重生的生命而達到的。最後要注意的是，天國最終的表現是我們最大的盼望。假如沒有了盼望，基督徒的生活便會變得毫無意義。主耶穌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那麽，神的恩典便會臨到我們，我們不會有所欠缺，這包括了我們在肉身上，及在靈魂上的需要。

（編者按：以上是陳牧師在港大基督徒團契講道的記錄，全文雖經陳牧師過目，但仍恐有未能盡達之處，敬希讀者見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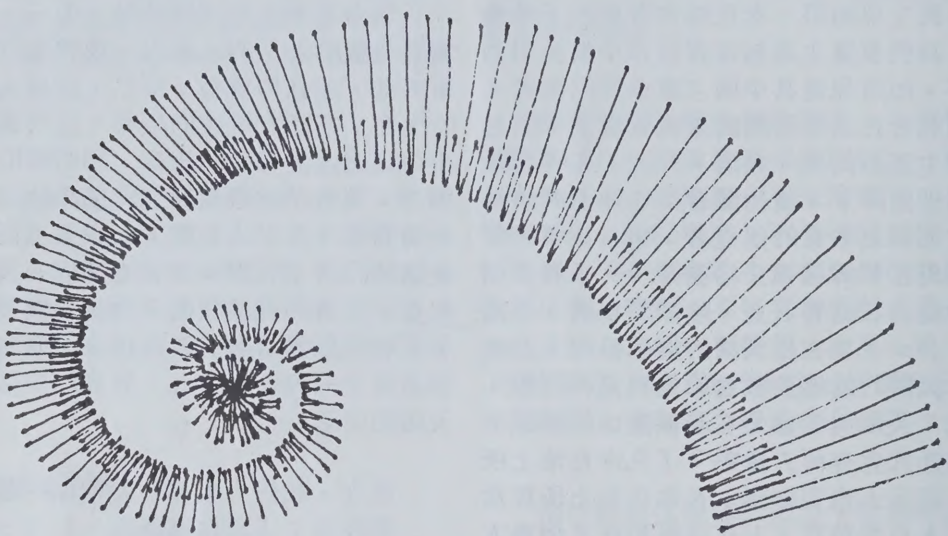
陳若愚

（陳若愚牧師，畢業於惠斯敏特神學院，

現任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主任。）

「聖經專欄」

聖經的解釋



所有傳播媒介若要產生理想效果，就必須要傳達者與接聽者雙方都對所傳達的內容有「正確的解釋」，才能彼此產生共鳴和溝通。昔日腓利向埃提阿伯的太監作見證時，見他正在唸以賽亞書，便開口問他說：「你所唸的，你明白麼？」（徒八：30），意思是問他需要解釋否？太監回答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徒八：31）這表示他不明白所唸的，他需要腓利向他解釋那段聖經。經過解釋後，他不但明白了聖經，更受聖經的啓示所感動，從而主動提出要接受洗禮，表示其信主之堅心；可見正確地解釋聖經是何等的重要。

聖經既然是我們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權威，正確地解釋而不曲解聖經實在非常重要，爲此，對解經的法則有所認識是絕對需要的，否則，錯解了聖經便會嚴重損害了我們的信仰與生活。所謂異端的發生，其根源乃是人不肯在聖靈尊師之下「接着正意，分解神的道」（提後二：15）（按正意一希臘文 ORTHOTOMEO 是正直地割切，意指不按個人主張或經歷，不存偏見，而是按經文本意來作解釋）。保羅亦說：「我們……受了職份，就……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眞理表明出來」（林後四：1－2）「表明」希臘文（PHANEROSEI ）是含有放置原有位置上（TO SET FORTH IN THE ORIGINAL PLACE）之意①，所以，只有將眞理正確及按其原來意義解釋時，才能講明聖經的本意。可見我們要正確地解釋神話語的本意之必須性，也是我們研究釋經原則的必要理由。

「釋經」這詞的涵義和今日華人教會的關係

「釋經」這詞英文爲 HERMENEUTICS，是從希臘文的 HERMENENEUO一字轉化而來，是解釋、翻譯之意（參約一：38，42；林前十二：30）；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節記載耶穌與兩個門徒往以馬忤斯時，「祂從摩西和衆先知起，把所有關於自己的經文，都給他們「解釋」明白了。」這「解釋」就是希臘文的 DIERMENEUO ，在神學研究範疇中，「釋經學」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因這涉及解釋聖經的法則和步驟，主要研習聖經的歷史和文法、結構與字義方面的詮釋與評鑑，從而領會神藉聖經諸作者所要啓示和表達的屬靈信息，換言之，靈意必須循歷史文法的解釋過程得來的才是正確的。傳統神學稱這種過程爲「歷史與

文法的釋經」（HISTORICAL AND GRAM-MATICAL EXEGESIS）；再者，「釋經」包括兩個步驟：先「釋義」（EXEGESIS），後「註解」（EXPOSITION ）。「釋義」就是要把聖經字面後面所隱藏的意義及基本眞理引申出來，而「註解」就是要把釋義所得的眞理應用在基督徒生活中。今天傳道人在講道時，都應將兩者並兼使用，這樣他講道才產生有效的反應，這也是今天華人教會所最需要的「解經式講道」了（EXPOSITORY PREACHI-NG），將神永存不變的啓示眞理不折不扣的溝通出來，然後配合現今社會的思想型態加以應用在現世的情勢與生活中。可是，這種講道方式最難，必須在聖靈的協助下花一番苦工，即是要將聖經原文，歷史及文化背景有深入並有系統的鑽研，因此，這與嚴格的神學訓練息息相關，所以解經的人材必須在獻身神學教育的人中發掘和栽培出來，這樣，華人教會才有茁壯的前途和加倍的增長。

釋經者的態度

由於聖經是神的話語，所以解釋聖經應視之爲一種神聖屬靈的任務，爲此，必須愼重，用理智與敬虔的態度來研究聖經。所謂以敬虔的心來解經，就是說要以絕對信賴聖經的態度來解釋聖經，因爲這是「大前題」（PRESS-UPPOSITION ），假若解經者以不信任、懷疑、批判聖經的態度來解經，自然他的結論是消極的，甚而撕毀了聖經的價值。（自十九世紀始，一般新神學者便採用此種態度來批判聖經。）換言之，當我們在解經前抱着「要完全倚靠聖靈的引導」來運用我們的理智是絕對必要的態度，因聖靈是聖經的眞著者，祂在寫聖經的人背後感動他們，因此祇有祂才能使我們確實得到聖經的眞實意義。正如英國聖公會神學家J. I. PACKER曾這樣說：「只有謙卑尋求並且歡喜接納聖靈的帮助的人，才能領悟聖經的意義。」②

釋經的幾項主要原

由於本文篇幅所限，而「釋經學」却是一門專而博的學科，故此不能不只作提綱式的簡論而已，有志深入研究的讀者，可自行參考③所提供的參考書目。

一、照字面的原來意義解釋

解經的基本原則，正如研究任何的文學作品一樣應該照字面的原來意義入手，即我們先瞭解那句經文對當時的讀者有何意義，而不是依據今日你我個人的領悟去解釋；聖經的啓示既然要靠文字來表達，那麽自然每個字都是很重要的了，神的默示既要借助原文字句的選擇和運用來表達，我們便應加倍留意，審愼解釋，以增加自己對每個字的認識與瞭解。在這一點上，現代的神學訓練即如聖經原文的研究，字辭的考察，文學的與歷史的探討，對於釋經都佔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爲聖經原文的研究，能教我們對聖經作者所要表達的本文有確實的把握，字辭的考察是探討聖經中的名詞及其意義，並在某段聖經中最適切的意義，文學的與歷史的探討，是論到聖經某卷較爲廣泛的上下文，性質與目的，著書的時間與情形作定準。因此，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必須不斷問自己：這裏作者所要表達的是甚麽？他眞正的意思爲何？當時的聽衆認爲他的意思是甚麽？這種詢問的方式，就是前面所提及的「歷史與文法性的解經」了。

當然，按字面和文法結構直解，並不抹煞經文中的一些象徵和寓意，因聖經亦採用了不少象徵寓意和比喻。如果該段經文性質顯然是象徵式或寓意的涵義，如「我是眞葡萄樹」這句話，按字面是沒有意義的，所以立刻可以判斷這句話必有字面以外的意義；但請切記，一切聖經的象徵和寓意比喻等，都須先行憑字句中的字義以確定其存在，然後才漸漸擴展到靈意去，換言之，一切象徵或寓意都必須完全依賴字面意義的約束，因爲一切靈意都必須以字面意義爲基礎，否則便會產生過份的幻想，變成不合理的靈意化，而聯想得太遠，結果與作者的原意相違。

二、注意聖經的文體

在釋經事上，注意聖經各卷的文體是很重要的，因聖經記載了不同的體裁，有歷史記述，記敍文，詩歌，智慧文學，比喻，寓言，傳記，預表，預言，戲劇，書信，哲學辯論等，爲此，當我們解釋聖經時，我們便要靠它的文體和形式來決定，若是要分辨它是按字面解式是象徵詞，更需要如此。另外，聖經亦有衆多修辭，亦應加以注意。④

三、依據上下文作解釋

文字既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因此一個字或一句話的意義往往受其上下文的思想所影響及支配，假如我們忽略此點，便容易陷入斷章取義之弊端中。換言之，我們應當根據聖經對某一主題或思想的全部亮光來解聖經，而不應以片斷的經節爲依據。舉例來說，很多人將使徒行傳十六章三十一節之「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解作神應許一個得救了的信徒必會全家得拯救，其實保羅乃是指出一個得救的條件，就是信主，凡履行這條件的人，都必得救，而不是說一個人信了主後他一家人就自然也得救。

同時，由這個原則所推演出來的另一附則也十分重要：對聖經中晦諳不明的地方，當根據聖經中其他清楚的教訓來詮釋之，切忌以含糊經文爲據而樹立教義。譬如：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二十九節提到「爲死人受洗之事」又約翰壹書五章十六節說到「至於死的罪」；對於此等經文，因爲缺乏充足的資料，我們只能揣測其意義。但對每一個重要的教義，聖經無不清楚的再三強調，如復活的道理；沒有一個重要的教義是建基在如上文所提的含糊經文之上，因此，我們大可坦然的信賴聖經中那些明確的教訓，同時耐心等候更多的知識，努力研究來以幫助澄清那些較艱深的經文。

四、以經解經

承接上一點的附則，就是以經解經，即是說若要明白一段經文的範圍和意義，必須把它與別處的經文聯繫起來。由於聖經是一「完整的有機體」，記載一連續的事實——神的完備救贖計劃——一個完整的眞理系統，所以可以互相對照和研究其關聯的論題；解經學者又稱這原則爲「聖經的類推法」（PRINCIPLE OF ANALOGY OF SCRIPTURE），意指聖經眞理很多時有多面性的意義，有時一句聖經可能只是眞理的一面，比較不明朗，但如果查看這眞理的另一面，我們就可得到全部的眞理，例如福音書對耶穌某一事件或教訓的記載，我們可參照其他三本福音書之記載，這樣可給我們瞭解整件事的全部涵義；又例如我們研讀先知書對以色列歷史的重述片段時，我們可參照列王記與歷代志，這會幫助我們補足先知書未記的細節，致使我們對眞理有全面的認識。有學者稱這以經解經原則爲「釋經學上的螺旋路線」（HERMENEUTICAL SPIRAL）⑤意指聖經眞理是前後貫通的，舊約和新約都互相發明，就好像是「螺旋推進形式」一樣。

五、启示眞理的循序漸進性

在我論「聖經的啓示」一文時已略爲提過了此問題（第10期）。聖經啓示的漸進性乃表示神的啓示是漸漸伸展開來，因此，「聖經上繼續啓示常比先前的啓示詳盡，舊約後期的書卷也比早期的明顯，新約亦較舊約容易瞭解，使徒書信也較福音書詳盡明白。」⑥當我們運用這原則時，我們便發現那些不淸楚或晦諳不明的經文，可以由那些較淸楚容易明白的經文來來解明，這樣，那些在「表面上矛盾」的經文便迎刄而解了。不過，我們必得承認，有些經文實在是不能解決的，我們只得稱之爲「似非而是論」（PARADOX），我們暫先擱置，算爲它是非我們的理智所能及的，千萬勿爲了滿足求知慾，勉強去解釋它，我們應寄望神藉着敬虔的聖經學者對聖經文獻的努力研究，將新的亮光帶給我們，這也表示我們有尊重神話語的態度，亦是尊重聖經學者們潛心研究的結果。

以上五點釋經原則是概括和一般性的，至於那些特殊性的解釋原則如預言、預表、比喻、象徵、詩歌等非本文所能涉獵的，請讀者們自行藉參考書作詳細研習了。

結語

正確的解經當然不能保證任何人能成爲基督徒，也不擔保已信的成爲更好的基督徒，而且對聖經正確的詮釋亦不會保證我們因此便能實踐眞理；它只能協助我們維護眞理。但是，最低限度，假若我們的解經是正確的，我們必定能夠認識眞理並對眞理作神所要求我們的回應——過敬虔的生活，而這也是我們讀聖經的最終目的。

備註

(一)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Vol. 2. p. 489-495, — Edited by Colin Brown, Paternosta Press. 1976.

(二) J.I. Parker,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p. 114, Wm.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4.

(三)下列幾本書目爲最佳的「釋經學」參考書：

1. Louis Berkkof, *The Principl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Baker Book House,
（中譯本：柏可夫著：釋經學原理・浸信會出版部）
2. Herbert T. Mayer, *Interpreta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St. Louis, 1969.
3. A Berkeley Mickelso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6.
4. Bernard Ramm,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Baker Book House, 1956. （中譯本：聖經解釋學、台灣復興出版部）
5. T.N. Sterrett, *How to Understand Your Bible – A Layman's Guide to Bible Interpretation.* Joyti Pocketbooks, Bombay, India, 1974.
6. A.M. Stibbs, *Understanding God's Word,* I.V.P.
（中譯本：明白神的話一釋經學淺說、中華基督翻譯中心出版）
7. 張修齊，釋經原理淺釋，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出版。
8. *Interpreting The Word of God,* Edited by Samuel J. Schultz and Morris A. Inch. - Moody Press, 1976.

(四)有關聖經修辭的類別，用法，和解釋的原則請參考劉翼凌著之聖經與修辭學，宣道書局出版1966年及傳浩夫著之研經妙法第十章修辭法第103至110頁柳鎮平譯，種籽出版社 1976年四月版

(五) Daniel A. Tappeiner, *Hermeneutics, The Analogy of Faith*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Vol. XLIX. No. 1. p. 42.

(六) Jan – March, 1977. Editor : F.F. Bruce,
參林道亮，聖經的啓示與權威對神啓示循序漸進性有極具深度和透徹的論述，是値得一讀再讀的論文。
刊載於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第146至168頁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977

曾立華

（曾立華先生，現任讀經會總幹事。）

苦罪問題再探（上）



自從寫了「神是全善全能的嗎？」一文後（參見橄欖第十一期），由於神的帶領，使我對這問題有更深的反省，發覺有再寫一文的必要，但因性格「漏氣」，所以遲遲未有成文，及見第十二期陳若愚先生與「一小讀者」君對苦罪問題之追問，覺得也是寫第二篇文章的時候了。

本文將處理四個問題：
始祖的罪何以會遺傳到我們的身上？
人憑自力能否解決罪的問題？
神何以容許大自然的災難？
爲何神讓人有天生的不平等？

罪的分析

罪的非實體性

在「神是全善全能的嗎？」一文之第五分段，我曾辯稱罪之存在狀況是由對上帝之存在狀況的陷溺（PRIVATION）而來，此即謂罪在哲學上的的定義是「對完美者的虧損、缺陷。」而這陷溺又源於與上帝關係之破裂，詳論見該文。

這說法的意義在於說明罪並非「一件」東西，而是一種狀況，一件完美的東西被虧損後的狀況。由此可知，上帝並無創造罪，上帝所造的一切盡都完美，萬物各有其完美性。而罪的出現，則爲人用自由虧損了這完美性（特別是指對自己本性的虧損），於是其完美本質陷溺下來，不能盡其性，以致有了偏差，混亂就由此而生。

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作了一個很好的譬喻，就是分析盲眼的狀態，「盲」本身不是一實體（REAL ENTITY），眼球才是實體，盲衹是這本有完美視力的眼球受了虧損之後的狀況。但另一方面，盲雖非實體，却是一眞眞確確的事實（REALITY），並非虛幻。

1500本
700訂户 aim 1500.

STAMP
貼上郵票

ERR, 2B Tak Shing St., 1/F, KLN.

「橄欖」出版委員會
C/O 福音閱覽室
九龍德成街2號B二樓

從這例子，我們可類比到罪之非實體性，於是我們就可避免了兩種說法：

一、以罪是「一件」東西，這東西被創造出來，則責任要歸給上帝，從而否定上帝之慈愛。（或許有人在此追問，上帝為何要創造魔鬼，其實魔鬼亦非罪惡的實體，根據聖經，魔鬼是墮落的天使，天使有其自身的完美性，但天使也有自由去接受或拒絕上帝的愛，當他拒絕時，即與完美的神隔絕，於是其自身之完美性亦陷溺下來，成為罪。至於人與魔鬼為何會作此選擇呢？這問題不能再追究原因，因為這是一自由的行動，凡自由的行動都不能說明原因，因為一行動若有一原因決定之，則這行動絕不能稱為自由。至於自由意志的探討，可參考前文的第六分段。）

二、以罪是幻象，雖保持了上帝之慈愛，却否定了赦罪與救贖的意義。

當我們明白了「罪」這定義，我們就可從一較哲學化的角度去了解聖經中「罪」字的原義。罪字在希伯來文是ht'，意為「不中的」；箭射不中紅心，此即指「偏離」之意，神在創造中，萬物本皆有其自身的完美標準，罪則是偏離了這標準，依前所說，就是不能盡其本身之完美性。聖經又有云：「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虧缺一義在此亦很明顯。

靈魂的退隱

怎樣的情況叫做虧損了完美呢？聖經創世記中曾言，人被創造成「有靈的活人」，靈字在英文是LIVING SOUL，指有靈魂有生命的人，這顯示出人與萬物不同，人有靈魂與生命，於是人有理性、感情、良心、而其中最重要的，則為能與上帝感應溝通，這可由創世記中始祖與上帝關係之密切可見。

聖經在另一方面，強調罪是死亡，是失去生命，則所謂罪，就是靈魂的生命力失喪，此失喪當為與永恆無限的生命根源斷絕，即靈魂中與上帝溝通機能之隱退，人不再愛神向神，其生命遂變為短暫與有限，人遂有了死亡與痛苦。這就是人本有之完美性被虧損的狀況。

靈魂本是人一切生活與行為的中心，當此靈魂失去與上帝溝通的能力後，人亦失去其明覺感應之心，人充實的心靈本是與無限的上帝溝通的處所，離棄神後就開始變得空虛，而且這空虛是無限的，沒有任何事物可填補。而人本性中本來完美的性質亦因而失去控制，開始被歪曲，偏離了其原來的天理良心。如人本有完美的愛心，愛人也愛神，今則被歪曲為愛自己的肉身，同時也愛有限的事物如金錢、物質、權力等，這就產生了佛家所謂的「我執」與「法執」①，於是人那愛的德性被歪曲了，成為自我中心的根源。又如人的理性，本可用來發展知識去掌管大自然，但如今却被歪曲為自私地計較利益，謀算他人，也執持成見，排斥異己，是為莊子所謂的「成心」、「機心」②。

所以人很多罪惡的表現，其實都是被扭曲了的善性，故此在人的現象中，我們常可發覺一種厄詭性（PARADOXICAL），人是高貴的但又同時是詭詐的，人有道義但又時時用為盜賊之義氣，人會建立社會政治的理想但又會用此理想去壓搾其他人，小孩子會愛動物，但有時又用最殘忍的手段去對待牠等等，人似乎是善良但又似乎是惡毒，正因為人落在這善被歪曲的狀況中。

罪的遺傳問題

我們常有一問題，就是始祖的罪為何要我們承擔呢？這問題的癥結在人往往以為罪是「一件」東西，這「東西」在人心中產生各種惡念，始祖吃了禁果，就有了這件「罪」在裏面，則這件「罪」何以能由父母身上遺給下一代呢？

但若依前所說，罪不是一實體，而是一狀況，始祖犯罪並不是多了「一件罪」在心中，而是靈魂缺少了些向神的能力，以致其本身的完美性被歪曲，而有惡的表現。則可明白，由始祖開始，人落入了與神分離的狀況中，因爲人類整個都在亞當裏面，亞當是人的最完美代表，他的靈魂陷溺之後，不是有個罪遺給後代，却是人從今以後失去了向神的能力，人類遂落在罪的狀況中。（在此，我不想用傳統神學中「原罪」一辭，因這辭很易引起「罪是一件東西」的印象。）

救贖的意義，則爲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與苦，復活突破了死寂與混亂的生命，我們接受救恩之後，聖靈住入我們生命之中，塡補了內裏的眞空，而有充實的明覺感應之心，使我們重新能與神發生相連的關係，與永恆無限者連結，遂有永遠的生命。

罪帶來的存在狀況

三重隔絕

罪的狀況，在我們具體生活中是怎樣的呢？人的存在，是在一交感的關係之中，人除了與上帝的關係外，還有三種關係：

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
人與自己的關係。

人在罪的狀況中，其與這三方面的關係如何呢？聖經中有「隔絕」（ALIENATED 或 ESTRANGED）一辭，見歌羅西書一章二十一節，以弗所書四章十八節，及三章十四節中言「隔斷的牆」也有相類的意思，其中含疏遠、割離之意，也即是斷絕了感應溝通。

其實我們也可借用此意思形容人與這三方面的關係，人自從與神隔絕後，本性歪曲爲愛自己，自我爲中心，於是對其他三種關係也失去了感應溝通，成了隔絕。人與人之間築起了圍牆，關係冷漠，人對天地萬物漠不關心，甚至殘害之，人對他的眞我亦往往不能了解，思想與行爲不一致，不遵從良心的指示，此皆隔絕的表現，亦是人存在的實況。

人在隔絕之中，但也偶有感應溝通之時，如人與人的感通，就稱爲愛，人與天地萬物和諧時，就稱爲美，人自己的思想行爲一致時，就稱爲善，這些德性都是人所渴求的，於是建立了道德、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目的是能達到一種完全的感通與和諧，但可惜人總是辦不到，因爲人事實上仍在隔絕之捆鎖中。

人在隔絕的狀況下，被自我中心的圍牆所封限，人失去了行善的自由，人變得孤離寂寞，所以祇顧自己，而有自私、貪婪、驕傲等罪性，基於此而與他人相處時，開始有詭詐、殘忍、鬥爭，更甚者則成戰爭、殺戮，於是就有一般道德上的罪惡，由這些罪惡引起人的紛爭，人就有了痛苦。

人能否靠自力打破隔絕

對這問題，我們必須在人性中找到良善的基礎，才可有立足點去言自救。

此良善基礎，一般言之就是所謂良心，聖經羅馬書第二章曾談到刻在人心裏的律法，是爲人的是非之心，在原文卽是良心一字。此外，孟子在反省人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人會對他人的苦難感到不安不忍，由此顯出人不是麻木的，而能同情共感於他人之苦，此爲仁義之起點。

孟子認爲祇要把握這起點，通過修養工夫去保存、培養、擴充、及於萬物，於是人就能盡其性，與天地感通。

這就是人文主義的思想基礎一人自身的本質擁有充足的價值，祇要自覺地發現，通過修養工夫去培育，人就能不需要上帝而完成自己價值。

但人是否眞能如此呢？我們在下面將分三步去探討，通過羅馬書第七章，讓保羅與孟子作一辯論：

第一步：保羅首先可以追問，若人本質是善良的，何以人的善必從不安不忍處方可見，人有不忍之心，是爲善端，端爲起點，由這一點，正面看自可見人同情心之偉大，但若反面看，則由這一善端之爲善且祇是一點，可對顯出人心靈中藏有無數之不善，以致善的出現是如此明顯可見。所以保羅指出：「律法是叫人知罪。」由良心之存在，可顯出人本來面目正是醜陋，若人無這些汚穢，則根本完全是善，何必要自覺地發掘才找出點善來。

但孟子可以答辯謂，在心靈現象中，善雖成爲一端點，但此端正是人本質之湧現，祇要把握得這本質加以修養，則人仍可完成自己的價值。

第二步：保羅追問下去，基督徒也可承認這是人善良本質的湧現，但是否人能藉修養就可以發揮這本質呢？因爲在心靈現象中，人常會有「立志爲善由得我，但行出來由不得我」的情況，人會明明知道是好的，却不作；明明知道是不好的；又反去作，可見在這善發揮時，人自身又有一下墮之性，使自己不能跟隨良心明知之事。在此，良心與罪性的力量是平衡的，沒有任何保證可使人完成自己的善。

不過孟子仍可以認爲，善與惡在心中有平等的力量，但祇要建立對自己充足的自信，並發大願以「存天理，去人欲」，順良心之善自然流露；亦自信可有修養成功的一日。

第三步：保羅再反省人的眞相，發現人縱使有自信與自願、讓良心不斷流露，但良心在這發揚過程中，很多時又含自身歪曲，成爲新的罪，如良心叫人謙虛，但人又可因這謙虛而自覺自己比他人強，以爲他人都驕傲而自己不驕傲，結果就形成更大的驕傲。所以由律法很多時會引起更多的惡欲，保羅指出良心會叫自己不可貪心，但經這一提醒之後，人反會更懂得自覺地去貪心。

由良心之時常會自我陷溺、歪曲，可見良心的力量並不足以使人自救。

由此亦可見，人落在罪的狀況中，人似乎有自拔之力，但其實此力並不足夠，必須有待眞理自身的啓示與恩典，方可脫離罪的狀況。

備註

①：佛家所謂「執」，是指人一種愚昧的堅持，緊緊抓著虛幻的自我以及世上有限的事物，不肯放開，是謂「我執」、「法執」，這是痛苦的根源。

②：所謂「成心」，是指有成見之心，由此心引出是是非非之爭執，「機心」則爲機巧計度之心。

◯ 梁燕城

工人神學營

前言

香港成爲工業城市已經二十多年了，今日的香港是賴工業維持的，工人數目佔全部就業人口約一半之多，但在教會中不容易找到工人。

身爲教會的一份子，面對如此事實，我們無法不承認過去太忽略工人及一般勞動大衆。目前教會裏的人，以學生、教師、文員、護士、醫生等最多，換言之是社會裏中上階層的人，他們的文化就成爲了教會的文化，表現在聚會方式、內容、氣氛、交談內容、語言、和價值觀念上。

文化差距使工人在教會中不能適應，很難吸收到教會對信徒的造就：而工人在生活上所碰見的問題，諸如「爭嘢做」，看管工面色，無前途、勞資糾紛等等，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即使願意傾聽，也未必明白，更難爲他們找到聖經的立場。其後果是連鎖性的，信仰不能够在生活問題上提供方向，信仰就是死的，他們不會委身，也無法傳福音，教會亦始終得不到工人。

突破

要突破這種情形，最好的方法是裝備現有的基督徒工人，使他們更深刻地明白信仰，明白信仰在生活中的意義，明白怎樣做一個工人基督徒。然而，目前我們慣用的訓練方法、材料和遠象都未必適合他們，一方面是分析、理解和吸收能力的不同，另一方面是生活經驗的不同。因此，要裝備工人基督徒，必須要重新建立價值觀、尋找方法和瞭解他們的需要，在每一個神學觀念的討論上要針對他們的生活，更希望從他們的生活經驗，引發出對他們特別重要的神學觀念。我們的嘗試就是舉辦工人神學營。

工人神學營

在七七年一月至六月間，每月都有一次工人神學營，六次的主題順序是：廉價恩典、聖經、天國福音、因信稱義、信徒使命和教會。內容有主題講道、討論、閱讀、崇拜、遊戲或電影、檢討等。每次的時間是星期六晚至次日下午，參加者是二十幾位從事各種行業、來自不同教會的年青工友，他們大部份都是一連參加幾次的。

每次營的氣氛都充滿歡樂，由於大家同是工人，很快就可以嘻哈大笑，營裏最成功的創作可以說是遊戲，透過遊戲表達一些深刻的屬靈意義，此法容易吸收而且印象甚深。在閱讀材料上，我們將一些文章節錄簡化，然後給工友讀；在崇拜方面，我們嘗試採用一些適合工友的方式，又訓練他們成爲小組性的講員；在詩歌方面，儘量發掘和創作適合他們的聖詩；在講道方面，我們希望用較顯淺易明的方式，但似乎不太成功，原因是講員未必有接觸工人的經驗，在概念運用和講章結構上都有困難。

在內容方面，每一次我們都問：這主題對工友有何特別意義？我們希望朝着「怎樣去做一個工人基督徒」的目的，來學習教義。結果限於經驗，成敗參半。工人神學，爲時尚遠。

結語

六次神學營所遭遇最大的困難是講員問題，要有份量又能使工友明白的講員少之又少。其次就是經驗的限制，無論在概念和表達方式上都無現成資料可尋，完全是摸索和嘗試。營前營後我們都把宣傳海報、報名表和每次的報告寄給教會，只可惜反應不多。

這六次神學營的成就不算太大，但相信方向是對的。

○ 李行莊

讀者論壇

是神的話還是馬克思的結論？

「橄欖」開始面世的時候，我曾是熱烈愛護它的讀者。經過了十多年以後，「橄欖」的面貌起了極大的變化，這變化是好的呢？還是壞的呢？這就是要看觀察的人站甚麽立場，持甚麽觀點去對待它了。我在這裏很「主觀」的說一句：「站在基督徒的立場和聖經的觀點來看，橄欖這一份刊物已經是全然的變質了。」

最近回港，有機會看到了橄欖的十八卷第三期，雖然僅只是細心的閱讀了這一期，但從內文和讀者論壇中的文章裏，大略也看出了近年來「橄欖」中的思想路向。在讀者論壇中和一些文章中，確實是看到了一些熱烈的討論，可惜都是在一些孤立的問題上去進行討論，例如因「以誠栽今明」所引起的，或是因社關小組根據阿摩司書借題發揮的文章所引起的。但是在我的心中却有一些十分基本的問題向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的主持人發問的，現分列在後面。

1.我想請問，「橄欖」是不是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的機關刊物？它的言論是宗教性的還是政治性的呢？它的言論是根據聖經還是根據政治的要求，或者說得更清楚一些，是根據神的話還是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無疑的，在「橄欖」中很容易的嗅到「七十年代」和「磐古」相同的氣味。我不反對基督徒有他個人的政治主張和活動，但我却不能同意人以基督徒的身份去參予世界的事務，因為基督徒的身份不是屬世界的。

十年前，已經有一些人藉着「認識世界」和「認識社會」這一類的口號來打進CA，要使CA變質，但當時的基督徒對神和神的事的認識比較明確，這一種「分化」與「滲透」並沒有成功，但時至今日，這一個「企圖」好像已經實現了。所以在「橄欖」中有人指出「橄欖」的內容成了某個政治集團的統戰工具豈是沒有原因的呢？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上還沒有奪取得政權以前，地下學聯的工作手法正是這樣，別人懷疑這是統戰工具也不會是空穴來風的。

不錯，每期「橄欖」都有幾篇宗教性的文章，但是內容的比重使人領略到那是一種障眼法，利用那些文章來作幌子，掩蔽着一種心思，就是以宗教的面貌來向基督徒販賣馬克思主義。實際上給人的印象，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以為要講政治就名正言順的表明政治身份和立場，光明正大的幹，「不要攪陰謀詭計。」

2.張煦群君答李思敬君的問題中指出「文中運用許多現代名詞」的解釋是不能成立的。究竟阿摩司的時代是甚麽形式的階級社會呢？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照看以色列人的律法中的土地條例，以色列中有沒有可能出現地主「階級」？再請注意，以色列人的君主是根據甚麽而產生的？祭司又是根據甚麽而產生的？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不弄清楚，就把「三位一體」作為例子來引證「現代名詞」的使用是恰當，這就是不夠條件。有一點要說出來的，唯物史觀只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中的一種，並不是唯一的方法。

再說，除了馬克思信徒以外，社會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甚麽叫作「階級統治」？又有多少人明白甚麽叫作「剩餘價值」？馬克思自己也沒能具體計算出剩餘價值的實數，這不過是他的經濟學說上的一種解釋而已。因此，這樣的運用「現代名詞」絕不是「新智識的概念」，也不是「更加認識……人類社會活動的現實。」因為只有馬克思的信徒才會使用這些「現代名詞」去解釋社會現象。因此，我看到第二篇關於阿摩司書的文章也沒有觸及李思敬君所提出的問題。

（下接40頁）

我們的心聲

自從第十七卷第一期（即公開發售的第一期）開始，我們用了不少篇幅討論基督徒對國家民族及社會責任的承擔，第七、八期合刊（即第十七卷七、八期）的中國專輯，更把對國家民族的承擔的討論引到一個高峯，不少弟兄姊妹也發表了對國家民族的承擔的不同觀點。當第七、八期合刊出版後，我們收到一位主內長者給我們的提醒，他指出中國專輯其中一些言論，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以「橄欖」的論調與統戰份子類同。在第十期（即第十八卷第二期）及第十一期（即第十八卷第三期）所刊載有關阿摩司書的兩篇文章，亦引起弟兄姊妹進一步討論對社會的承擔的問題。我們得悉部份讀者認爲「橄欖」的言論是以聖經爲開始，以馬克思主義作結論。目前讀者正廣泛討論基督徒對國家民族及社會責任的承擔，討論「橄欖」的內容和編輯方針的時刻，「橄欖」編輯委員會認爲這正是與讀者分享「橄欖」的異象：告訴弟兄姊妹我們在神面前的領受的好機會。

信仰與生活不能分割

我們接受聖經是我們信仰的絕對權威，因爲聖經是出於那無謊言的神，祂的話語安定在天，永遠長存，使我們甘心樂意地信靠和順服。

聖經對信仰和生活的關係的啓示，影響著「橄欖」的方向，聖經要求每一個基督徒完全地俯伏於主耶穌基督的主權之下。故此，我們的信仰不只影響我們的「宗教生活」，或「宗教觀念」，也影響著我們生命的每一部份。

主耶穌傳道的時候常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又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能進天國。」主耶穌所說的回轉、悔改，是意志上的決定，生命方向的改變，把從前以人爲本以自我爲中心的心態，作出完全的改向，成爲以神爲中心，信靠順服的態度。因此，每一個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都經歷了重大的思想上的改變。他的整套人生哲學都改變了，都俯伏於主耶穌的主權和聖經的權威之下！

然而，悔改、回轉的意義却不是止於思想的改變，對主耶穌的順服也不只在於人生哲學的範疇，施浸約翰告訴猶太人說：「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①主耶穌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眞是我的門徒。」②又說：「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③對主耶穌的信靠順服，應在我們的行爲上表現出來。

主耶穌鄭重地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④「凡不背著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⑤主耶穌的門徒，是放棄以自我中心，放棄以人爲本的態度，接受順服主耶穌在我身上的主權，把整個生命完完全全地交在主的手中，甘心順服。而這事實，也必須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小節中實踐出來。我們的信仰，根據聖經無誤的啓示，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部份。信仰與生活有密切關係，是互相連結的，故此我們的信仰是整全的。

在校園面臨的挑戰

「橄欖」是一份學生雜誌，它的內容反映我們的校園生活。我們生活在富挑戰的環境中，促使我們對自己的信仰加以反省，我們的信仰既是整全，與生活不能分割，那麼，聖經必能對我們在校園所面臨的挑戰提出答案。在校園面臨的挑戰，除了涉及基督教的可信性外，亦包括基督徒對國家、社會問題的立場，所以，這些問題，也反映於「橄欖」的內容之中。

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同時，我們也有著中國人的身份，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時空當中，受著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影響，我們是帶著天國子民的身份，在中國歷史文化之中生活；我們的信仰既是整全，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那麼，聖經必能提供原則，指引我們如何在這歷史時空之中，實踐我們的信仰。在「橄欖」中有關對國家民族的承擔的討論，反映了我們思想怎樣在二十世紀的末期作中國基督徒，反省如何在歷史和文化的影響下實踐聖經教訓的過程。

一九七五年印支政局的驟變，也喚醒了我們，準備的時候不多了，大部分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將要在一個剝奪人民自由敬拜神和自由宣講福音的政權下生活。我們認爲，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只抱著消極態度是不足夠的，我們應積極主動地作社會的光和鹽，在任何社會制度之下，以貫徹的實踐來見證神榮耀的福音⑥，至於如何準備弟兄姊妹，如何在極權統治之下見證神，這都有待大家一同討論，尋求答案。「橄欖」的功用之一，就是作爲討論的園地，讓弟兄姊妹可以互相交換意見。

身爲中國基督徒，我們不能推卸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的責任。向中國同胞傳福音，除需要熱誠與禱告外，亦應對中國的現況、歷史、文化有全面的瞭解，以致我們的關心和代禱是有實質和內容，這亦是「橄欖」討論中國問題的原因。

有關社會關懷的討論

我們生活在社會之中，作爲基督徒，我們應如何在社會中實踐我們的信仰呢？經過長期的反省，我們發現聖經除了命令我們努力傳福音外，也教訓我們要關心社會。傳福音與關心社會同樣是基督徒的責任。

聖經啓示我們，神是宇宙的創造主和審判者，祂是良善和公義的，祂喜愛良善，恨惡罪惡⑦，祂也警告和勸誡人棄惡行善⑧，作爲天國的子民，從神而生的人，我們要愛神所愛的，惡神所惡的；行公義，好憐憫⑨，故此，我們應當注意個人的行爲，亦應關心社會的公平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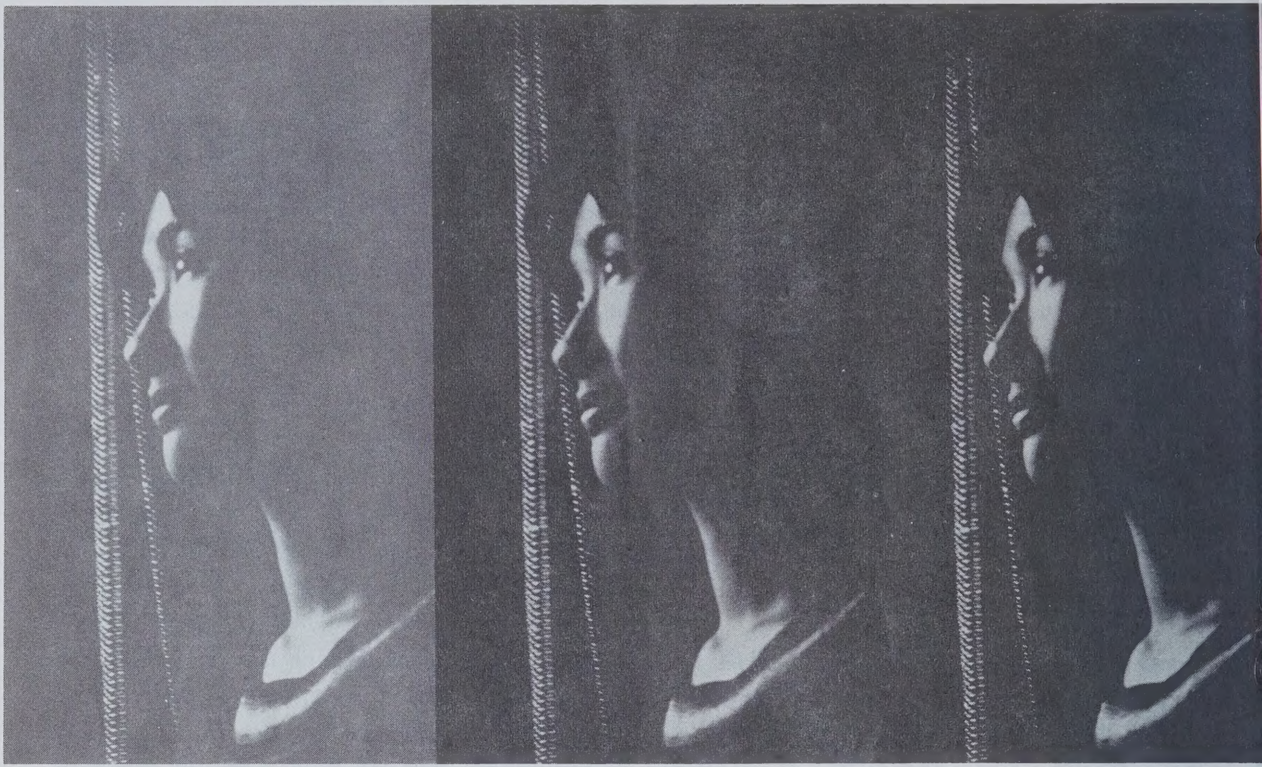
聖經清楚的指出，人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⑩，因此，人有著從神所賦予的，內在的價值和尊嚴，愛神的人，也當愛按著神的形象造成的人，主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彷，就是愛人如己」⑪天國的子民愛神這個事實，應該在他愛人的行動中表現出來。當我們履行主耶穌的命令的時候，除了個別地關心個別的人之外，由於個人與社會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便要透過社會性的行動把愛人的心表達出來。

是聖經的教訓還是人的意思

在上面，我們曾經指出，討論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承擔，是源於在校園所面臨的挑戰，部份弟兄姊妹可能會有疑問：「橄欖」是否爲了追上潮流，人云亦云呢？是否受著一些主義的影響，持著先入爲主的觀念，從聖經中找支持，而不是順服聖經的教訓？這些問題涉及我們對聖經的態度及釋經的原則。

在解答這疑問時，我們應注意的，是當我們面對各樣挑戰，我們回到聖經中找答案，這態度是正確的，因爲聖經是我們信仰與生活的絕對權威，面對各樣難題，我們唯一可依靠的就是聖經。神既是掌管歷史的，祂把我們放在這時代的校園中，面對國家、社會問題的挑戰，我們深信祂的美意是叫我們更依靠聖經，努力研習，加以實行，看到聖經的眞理是全面的，更能看到祂話語的精深博大，祂話語的光輝

（下接40頁）



引導

你的心靈深處

需要一位引導者

更甚於需要引導

引言

世界每一角落的人都渴望得到生活上的個人引導，成千上萬的人每天細閱報紙雜誌上的占星欄，希望能得著一些指示，渡過難以預知的一天。基督徒可能從聖經中嘗試尋索指示，但往往發覺聖經的指示就如海圖南針那樣不明確，因而感到十分困惑。

困擾可能會把他們引至迷信的邊沿。我年青時曾跟一群基督徒參加「應許箱」的遊戲，箱子內放了一卷卷小字條，當箱子傳到你手中，你可以抽出一卷字條，然後翻開來讀上面的金句和宗教詩句。當箱子從一手傳過一手時，不時有人高呼：「這正是給我的！這正是我今天需要的信息！」那時我仍年輕，但當我嘗試將紙條上的字配合到我的生活上，那過程似乎不但沒有減少我的困惑，反而叫我更加困擾。

雖然很少基督徒會如此天真地去尋求引導，但很多基督徒不但渴求得到引導，並且希望能清楚瞭解神如何指示方向，在此過程中，他們往往感到不知何去何從，惴惴不安。

這眞是奇怪，因聖經明明描述神是盡祂所能去引導我們的，這正是詩篇中常常出現的主題：「祂必作我們引路的，直到死時。」（詩四十八：14 ）「祂必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祂的道教訓他們。」（詩二十五：9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詩三十二：8 ）

主耶穌離開祂的門徒之前，曾極力向他們保證，那代替祂的保惠師聖靈將成爲他們極可靠可貴的引導者。「我不撇下你們爲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約十四：18 ）「只等眞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約十六：13 ）

奇怪的是神既在聖經中重複地保證祂是極願意引導祂的兒女，然而祂的引導却顯得如此模糊困擾。

引導的性質

雖然聖經很少用「引導」這字眼，但它常提及一位引導者。或許你尋求的是引導，然而神欲施予更好的：就是祂自己，這並非是賣弄字眼，其中的意義是深遠的。

你的心靈深處所需要的是一位引導者，更甚於需要引導。你在一個交通擠塞的陌生城市中駕駛，你會情願得到一大堆複雜的指示、抑是一位和藹的陌生人對你說：「我剛巧也是往那裏去，倘若你讓我上車，我會給你引路。」?

假若你是一所大學的新生，在偌大的校園中，你被繁複的註冊手續弄得頭昏腦脹，這時你需要的是一位肯帶領你的同學，而不是校園地圖或指導手册。

星座指南是失敗的，不單因爲它們空泛、謬誤並有時是不詳的，而且它們不夠個人性：旣沒有人與你討論事情，也沒有人拉著你的手拖帶你。對於基督徒，引導是你與神之間持續性的關係之一方面，祂要你認識祂，被祂引導祇是部份而已。

方向與支持

你必定早已從經驗中覺察到引導是包括兩個不可分離的要素：方向與支持。我可能問史密斯街在那裏，表面上我是問方向，但底子裏我是感到困惑，我迷失了。我正身處何處？我能否及時到達我要去的地方？我能否明白那些指示而準確地找到方向？這一切疑惑都叫我渴望得到保證。

假如我說：「你肯定我可以到達那裏嗎？」或許這聽來是愚蠢的，然而倘若我是個小孩子，而不是成人，這正是我會說的話。

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約十：27 ）祂所應許的不單是方向上的指示，也是祂同在的保證。神曾對摩西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出三十三：14 ）

精神病學院中的一些同事可能會有此反應：「多幼稚！基督徒似乎傾於持久的依賴性，他永遠不能成熟地去爲自己個人的決定負責。他不但凡事要得到指示，而且還要於行事時得到一個扶持他的人。」

依賴？是。幼稚？不。如所有的人一般，你基本上就是依賴性的——你受造就是如此。人永遠不能成長到可以脫離神而獨立的地步，自始至終，你會向祂屈膝，同時爲祂的同在帶來的甜蜜安慰而喜樂。

然而你會成長，雖然成熟與獨立的能力是有關聯的，但它們並不是同意義的。當你成長時，你與神的關係及你需要得到的那種引導是會同時改變的。

你會逐漸更愛祂，更信靠祂；你不須問祂而常知道祂想你做的事情，因爲你認識祂，也瞭解祂的思想方式。

訂定目標

你必須把握兩點有關神引導的性質：第一、神對於你的生命有一全面的目標；第二、神的目標是一個道德上的目標。祂在你身上的計劃是屬乎倫理上的，更甚於地理上的，祂最終的目標就是使你成爲祂兒子的樣式。（參羅八：29）

或許在那過程中會涉及一些較次要的事情，包括旅行、金錢、喜樂、痛苦等，祂的目標乃是要使你成聖，而祂給你的那種引導正反映出這點。

說到這點，你可能會遇上問題。通常當我們需要引導時，我們心目中會有一個希望達到的目標。或許我請你指示我去史密斯街，但我眞正的目的是要找一位可以醫治我的癌症的醫生。同樣的，我可能想知道我應該申請甲項工作抑是乙項工作，但我的心目中其實是爲快樂、成功或甚至金錢等曖昧的目標掙扎而已。

因此，當我們求神引導時，我們可能有一目標，而神却有另一目標，於是我們未必對祂給予的那種引導感興趣。

地理上與道德上的兩種目標並非是互不關聯的，地理與倫理是並行的。一般上當我需要決定往芝加哥抑是紐約時，我的抉擇可能多少是道德上的，或許我早已答應去紐約，但又發覺去芝加哥的經濟會更化算。

簡單地說，神不甚擔心我是否於地理上作了錯誤的決定，祂却極擔心我在道德上的抉擇出錯。我糊塗地闖到一個錯誤的城市還事小，但我若作了一個錯誤的道德上的抉擇則事大了。

聖經與引導

別以爲你只須找出你所有決定的道德性這樣簡單，首先，不是凡事都涉及道德的，即使涉及，你也難於決定怎樣才是正確，也難於找出你最深藏的動機。

假若事情就是簡單得去明白我們日常生活的對與不對而已，那麼你便不需要厚厚的聖經，也不需要聖靈的提醒與光照，叫你明白聖經了。

事實上，你對引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你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分辨對與不對。「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爲呢？」詩人問道。「是要遵行祢的話。………我將祢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祢。」（詩篇一一九：9，11）

聖經決不能用作星座指南一般，我不否認有許多基督徒讀聖經時，會特別被某一句或某一節擊中，就好像神的聲音直接向我們說話一般，然而我認爲這類經歷並非是得到引導的規範，神並不喜歡神奇地引導我們。

祂要我們知道祂的心意，祂要我們瞭解祂的心思。我們的心思意念必須被聖經的內涵浸染，受聖經的觀點與原則感染，以致可以對聖靈的提醒有敏感的反應，於任何環境中，對大小各事都能本能地採取正確的行動。

因此，於聖經與引導的關係上，最重要的是透過研讀聖經，你可以熟悉神的思想行徑。你不可冀望閉上眼睛，隨手翻開聖經，用針指出一節經文，便可在那節經文中得著引導的提示。聖經並不是碟仙。

但你會說：「聖經不是提及異象、夢境、預言、異聲和其他特殊的介入嗎？」這是事實。「這些事情仍會發生嗎？」無可置疑的。我自己也曾親身經歷過。

然而，且停下來思想一刻，許多戲劇化的特殊引導是給予一些過份自以爲是的人，（有些可能是不敬畏神的，並且極之執拗的。）例如法老、摩西、尼布甲尼撒，還有彼得在房頂上禱告，保羅在大馬色路上，都曾經歷過特殊的引導。

在另一些例子中，引導本身的性質可能是極其特殊的，因此必須藉異象傳達，（如主的母親馬利亞所領受的。）又或許有些人對神的認識太少了，以致其他方法不能適用。總之神對於你每天所行的路都是最好的計劃。

祂的目的是要你成爲祂的友伴，與祂同行。祂早已對你的一切認識透徹，如今祂要你去認識祂。你對祂的認識越多，你與祂的交往就越眞實，而且你也越能跟隨祂的腳步和方向。

欲望的力量

知道神的想法是一回事，欲祂所欲却是另一回事。而我們的欲望往往對於我們的思想有不可思議的影響。

我記得有一位未婚的女傳教士愛上了一位離過婚的同工，那位男士雖然一向認爲聖經並不反對再婚，但他却不打算這樣做。另一方面，她一向認爲離婚後再婚是錯的，但直至他倆愛上對方，她便在聖經中找尋支持他們結合的論點，她的靈巧眞叫我佩服。

在這件事中，比離婚後再婚的道德性更重要的，就是強大的吸引力如何勝過先前持守著的意見立場。假若當時我已是個精神病學者，我既認識他倆的個性，我必定會說我的朋友是將他們的婚姻理性化，他們不能面對強烈的罪疚感，於是不得不用聖經中的話語去塡補那疑惑的裂口。

我們既然是用同一泥土造成的，因此我們亦有同一傾向。我們不但常與神爭拗，我們也容許自己的欲望去感染我們的思想。

假如我們的欲望永遠都是與神的心意相對的，事情就簡單了，順服神的引導將會包括行我們所憎惡的及避免我們所喜好的。這樣，神的旨意將會很容易跟隨，但却不是可喜的。

然而，事實上我們許多欲望都是神自己播下的種子。我們常在屬世的漩渦中打轉，以致我們眼花撩亂、模糊不淸、完全失去方向。

雷與冰

作爲一個精神病學者，我常遇到一些良心敏感的基督徒，他們總覺得自己若很想得到某東西，那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他們的神是位嚴厲的禁慾論者，最喜歡說「不」，事事禁止，是位雷冰之神。

誰能將我們的意念從欲望的梱鎖中解放出來呢？倘若我的意念是受我的情慾轄制，我又怎能分辨出我的希望是否合神心意呢？欲望既已在腦子裏作王，理智還能起作用嗎？

最近有人問我：「我怎知道當我祈求引導時，我不是在說服自己去行自己想做的事呢?」

在我嘗試解答這疑問前，讓我帶出最後一個難題，有時當我們需要引導時，我們也不知道自己有何欲望。據說佛洛依德曾告訴他的朋友，當他對某事難於作決定時，他習慣彈一個硬幣；朋友驚奇地追問，他回答說：「倘若當硬幣跌下來時我感到高興，我便知道那事是我眞想做的；但倘若我感到失望，那我便知道我實在是不想做的。」

欲望的探照燈

因此，或許在我未問「神想要甚麼？」之前，我應該先問更重要的問題：「倘若我未能細察我的慾望，我怎能量度出它們如何傾覆我的心思意念呢？讓它們先畢露無遺吧。「神啊，求祢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可能當欲望從隱處被揭露出來後，神會微笑著說：「甚麼時候你才將它們交給我？」或許當我更清晰地觀察我的欲望時，我會發現其中的缺點錯處，那錯處乃出自我生命所緊抓著的切望，在這情況下，因我既然已看出這點，我或會能夠丢開我的欲望，好重獲自由，換得一身輕鬆。

假如我們面對的神是不聞不問的，這一切將會是徒然無望。假如我們只能信賴我們的理性，我們將永遠飄浮於疑惑的大海中，然而，可喜的是神切望引導我們，更甚於我們渴求引導。祂總是不斷地採取主動，溫和地穿破我們的抗拒，將我們從隱祕的欲望勞役中釋放出來，好使我們能與我們的引導者和釋放者合作。

引導與恩賜

我們不應單從消極方面看聖潔，神在你身上的目的不是要你單單不做某些事情，聖潔是與你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積極性質，根據行事的動機與精神，一項行動可能是聖潔，或是不聖潔的。聖潔是容許你盡量發揮你肉身的嗜好及你天賦與屬靈的恩賜。

我們傾向於將事情分爲屬靈與屬世，參加祈禱會是屬靈，彈鋼琴是⋯⋯⋯唔，沒壞，但性質上有異，而且必然不是那麼重要的，我們就是如此判斷了。

然而，若我是帶著反感不信的心參加祈禱會，那可以是極不屬靈的。而彈琴可以是好是壞，就看我彈琴的精神而定。這問題是重要的，因它涉及你如何選擇終身職業，神要你學像基督這目標是否與你選鋼琴演奏家爲職業的目標一致？

你可以成爲一個帶著基督樣式的馬戲班藝員嗎？或是軍人？或是商人？是否每行「世俗」的職業都是較劣的？是否每個基督徒都要任職「基督教事工」才是最好的？

全時間的基督徒

你不難發覺有些「全時間」事奉的基督徒雖然沒有坦白的說出來，但可能藉言語或非言語的暗示，吐露出他們相信唯有「全職事奉」才是神旨意的中心，唯有「聖職人員」（那些靠福音養生的）才是最好的，而我們其他人則是次等公民。有時甚至連我們也是這樣看自已的。

不是所有「聖職人員」都有此想法，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事實：許多全職事奉的基督徒曾眞誠地面對選擇地上的財寶抑是天上的財寶這問題，而他們都選上了一條奉獻與信心的道路。關於這點，可能我們其他人是大部份未曾經歷到的。

但這分類是人爲的，倘若眞的要將基督徒分門別類，應該是基於對基督的委獻與信心程度，而不是按「全職」與「帶職」事奉而分。

我們每一個都應該是全時間的基督徒，因爲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爲榮耀神而作。倘若神賜予我們自然才能，在我們決定應否放棄它們之前，必須很認眞嚴謹地考慮，我們應該

問：若看我們所處的世代，我怎樣能更有效的事奉神呢？用我的天賦恩賜自供生活，並在同事中見證神？抑是犧牲我其他的恩賜，全時間獻身於基督教事工呢？

有時這問題的答案是直截了當的。可以無羞愧地脫衣並不代表你被呼召去作一個基督徒脫衣舞藝員。

屬靈恩賜

我一直祇談及自然才能，就是與生俱來的或是神藉生活背景或訓練所賜給我的才能，它們在性質上不是超自然的。現在讓我們先簡單地看看聖經如何談及超自然的或「屬靈」的恩賜。

它們是聖靈透過超自然的方法，賜給基督徒的特別才能，好讓他們能藉這些恩賜去造就教會。正如你的身體需要你的五臟、肌肉，甚至指甲等各部份機能，教會的每一份子也有各自的位置和才能，才可使教會（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整體上產生作用。

由於教會扮演的角色必須是超自然性的，因此她最需要的是屬靈恩賜。

屬靈恩賜包括醫病、說方言、不尋常的信心、屬靈領袖才幹、教導、督責、勉勵等才能。這一切的恩賜如今是否仍然存在，所有基督徒未必有一致的意見。總之，神願意賜給你屬靈恩賜，而祂也清楚表明有些恩賜是比其他的重要。

當我選擇終身職業時，我應該如何考慮神賜給我的恩賜（自然的或屬靈的）呢？很明顯的，凡是神所賜的恩賜，不論是自然的或屬靈的，我們都不可輕視，它們是神託付我，叫我發揮和善用它們。對於一些基督徒，因為他們可以在生命中完滿地發揮自然與屬靈兩類才能，所以他們不會感到矛盾，但由於神往往很慷慨地賜予我們各種恩賜，於是有些基督徒被迫作出選擇，以便能集中地運用某恩賜。

個案研究

DR. MARTYN LLOYD-JONES 是一位才幹卓越的心臟學家，他是英國皇家醫生LORD HORDER的助手，但神又賜給他講解聖經及作為教會先知等屬靈恩賜。他實在不可能同時盡量發揮他醫學上及信仰上的恩賜，他選擇了後者，犧牲了出色的事業，而往威爾斯的一所小教會中去傳道。後來，在倫敦西敏寺教堂中的講壇上，他大大的影響了英國的福音運動。

因此，當你考慮將來如何事奉神時，除了你的喜好之外，你更須將你的恩賜才能帶到主面前。雖然環境可能要你更專心地運用更重要的恩賜，但要緊記神所賜的每樣恩賜都不容輕視的。作為一般的原則，我會提議當自然才能的完滿發揮會有礙屬靈恩賜的完滿發揮時，前者應為後者而犧牲。

這並非說自然才幹不比屬靈恩賜重要，而是因為我們正生於非常時期，這正是屬靈爭戰的時代。正如在戰爭期間，許多藝術及文化活動都成為奢侈品，較少機會被欣賞，正因求生是更重要，因此我們當中有人必須因我們所處的世代而選擇首要的事。但留意我是說：「較少機會被欣賞。」沒有人提議在戰爭期間所有樂隊應被解散，神仍然賜予我們豐盛的事物可供欣賞。倘若你是一位畫家，而神並沒有賜給你耗用大量時間的屬靈恩賜，那麼就以繪畫為你的職業好了，為神的榮耀自由而歡悅地繪吧！

JOHN WHITE

按語：作者JOHN WHITE ，現任UNIVERSITY OF MANITOBA 精神病學系顧問兼副教授。本文節錄自他的著作「THE FIGHT」（INTER-VARSITY PRESS ，1976 ）

宣教旅程後的點滴

知道與感受

單單知道宣教工作的需要和感同身受的感到其需要，兩種心境，於我來說實截然不同。

比一比

在這次的旅程中，我看見了投身的弟兄與姊妹比起，弟兄只是「少數民族」而已；而中國人的宣教士，在人數方面，仍不足與外國人比較。曼谷神學院院長曾對我說：「在這裏，我希望見到更多中國人進入神學院，我尤其希望見到香港的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好像會走動的種籽，種籽撒到這裏，感到不好受，便回家去。在這裏傳福音，比香港要困難六倍。」

無名的傳道者

我看見了一班無名的傳道者。他們並沒有感到自己工作的偉大，也不以為自己在犧牲甚麽，雖然他們所作的是偉大和充滿了犧牲的工作。我遇見DR.& MRS. WEBB，一對白髮的老夫婦。他們會操廣東話——在泰國，與外國人說廣東話，眞使我多起勁，多雀躍、也多慚愧！我遇見MARY T. GARDIN，一位曾在共黨佔據中國時因福音的緣故，被人迫使遊街示衆的宣教士。「那段日子困難嗎？」我問，她默默的點了幾下頭。面對著他們，這些曾經將自己獻給中國，而現在又在泰國工作的英雄，我當如何的肅然起敬？

支持！支持啊！

大衛對我說：「請為我們代禱，求主保守我們，使我們能支持下去。有人已經退去了，而今只剩下我倆在馬拉人中工作。他們若信主，可能會被逐離開本族，更可能會遭殺身之禍！回教有個規矩，就是他們不能信基督教。而馬拉人幾乎全是回教徒。我們日做夜做，東奔西跑，可是，工作的效果……往往促使我們灰心。請為我們祈禱，使我們能繼續下去。」

在泰國工作了十年，將自己的黃金時間都花在泰國的宣教士ANNE GOODALL說：「唉！我花了四年，帶領一個女子歸主，可是她竟嫁給了一個非基督徒。如今，在這幾年的工作裏，大學校園裏的基督徒只有八九人，他們又是這麽「年幼」和輭弱，若和保羅的工作相比，我的工作實在是全盤的失敗。」(ANNE 是專責大學生福音工作的)

在那搖搖欲墜、危樓一樣的房子裏，我們與AUDREY和SIEK吃飯，我問她們有甚麽說話要我們帶回香港，她們說：「請為我們代禱，我們極盡能事去適應他們的文化，去用他們的文化可以接納的方法去傳福音，但是往往勞而無功！」她們在泰國的馬拉人中工作已十多年，她們極努力，因為馬來西亞經已「封鎖」了，不能傳福音，她們希望泰國的馬拉人能將福音帶回去給他們的同胞。

他們的說話，實在不勝引述，可是，從他們的說話中，從他們的眼神裏，我感受到他們是如何的需要代禱，並在代禱以外所需的家際問候和關懷！我們曾送一張小書簽給ANNE GOODALL，她很歡喜的說：「這是一張ANTI DEPRESSION咭！」

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主啊，我當作甚麽？在芸芸的需要中，在宣教工作正需人力財力等種種需要之際，我當作甚麽？我的崗位是甚麽？主啊，指示你路！

○李榮安

心濾

從團契裏出來，匆匆走過幾間舖位，在行人橫過線前停了下來。四面的車張牙舞爪的駛過來，車頭的燈光散發出一種要吞噢的狡猾。店舖的霓虹光管，都變成一團團迷失的顏色。路上的行人，大多是穿牛仔褲T恤的青年，他們快樂地在她身旁穿梭而過，像黑影般遊離，叫她迷惑；她想擺脫他們，腳步也就急起來。

走過行人線時，她眞的忍不住要大聲喧叫：「我竟是完全不屬於他們的呀！一點兒也沒有！」她緊握着拳頭，內裏有股力量叫她將手往上推。

她看看身旁停下來的車輛，它們都靜止下來。但他覺得它們却虎視眈眈的瞪著她。她抗拒，她鄙視，它們都是人類文明的副產品，漂亮遠逸裏隱伏著無以探測的危險和敵視，正如製造它們的主人一樣。

文化，畢竟是她廿多年來浸淫的池缸，身體每個細胞都在吸啜著它的精華。她追崇文化，因她認爲它能帮助人類的智慧得以解放，也使人更能體嘗生命的味兒。但現在她有一種莫名的抗拒，是對路上的車輛？文明？文化？還是人類本身？她摸不著。總知她覺得她不屬於他們。這種鮮明的感覺也是她剛在團契裏有的。

這半年來，她覺得自己裏頭長了許多疤瘡，整日將自己關在自憐的境況中；快樂活潑的日子已跑得老遠，青春奔騰的快感已從她身上溜走了。剩下的只有癱瘓的生命。她覺得別人的快樂，恬笑，成功或毅力都在嘲笑她，只有在她腦袋裏印成無數的圖畫，迫使她時刻給自己作對照。它們沒有叫她振奮，只是在蠶食她，把她的頭直按下去。

她朝着車站直走，車站人不多。她停在往常慣站的地方，等候公共汽車。

又是那些張牙舞爪的汽車；突然間，她好像要衝出馬路，讓她的生命止息於這驚訝自己輭弱的心情中。讓自己有一種被消滅的快感，也滿足了她抗拒的澎湃，因爲她可以對這挑戰付出唯一屬於她的生命。

然而，想到這裏，她止著了。她的生命是甚麽？只像一條被太陽蒸曬著的蚯蚓，逐漸枯乾，還值得用來作賭注嗎？「一個服事的基督徒生命，我有嗎？」她恨，她感到羞耻；她覺得胸口被輾壓般，淚水也湧出了眼眶。

她竟然帶着這股強烈的叛逆去宣稱自己是個被神擁有的人。在教會裏，她訴說神改變人的大能，基督徒如何能在順服中與神有更親切的關係。實際她明瞭這些都是知識，而非領會。與團友交通的時候，她表現得楚楚可憐，無非是要在心態上控制他們，來得到自憐的滿足。

上了公共汽車，跑到上層，她眞的希望車上沒有其他乘客，那麽她可以放懷大哭，用淚水來沖洗自己的汚穢、醜陋。

車上很靜，只有幾個乘客。她坐在最前的一排，從窗望出去，看到天橋的霧燈——橙黃色的光團，瀰漫著環狀的霧靄，筆直的橙柱豎立在扁平蛇狀的路面上。

她內心有一陣絞痛。她覺得叛逆和自憐在心頭攪動著。但更感到一股更強的力量要衝上來，突破這灰暗的圖畫，那彷彿是她對愛心的珍惜及起初對神的經歷。她要死去，她要復活，她要一次徹底的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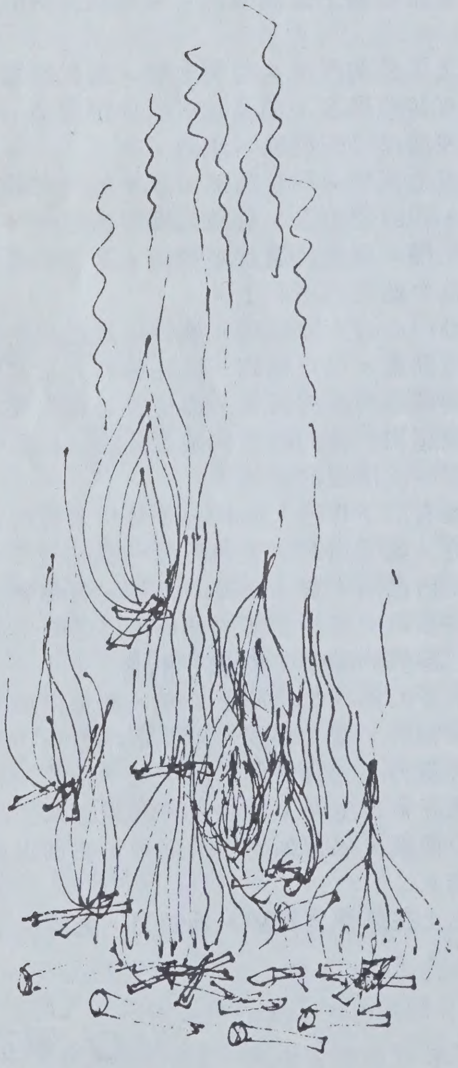
她看到了自己，她抓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驀地，她明白到，生命的第一步就是要清楚的看見自己的本質，事實的底相，有勇氣去承認，去接納，然後才能讓神進入自己的生命，產生那超然的融滙。

更多的熱淚此時湧了出來，她覺得她的血仍是暖和的，還未凝固。她要以她廿多年來所積聚的毅力，去爲信仰奮鬪下去。她要用神自己的應許膏抹生命，要在靈命的長進及生活操練的平衡裏，學習如何定睛向神，在倒退後仍能前進。

巴士在黑夜裏風馳，她知道，她將快回到家裏了。

軍芷

箋



蒨蒨：

仍是每天躲到玻璃屋中趕你那篇長篇論文嗎？每次問你何時才大功告成，總是搏得一絲苦笑。我實在渴望早日得見你湧溢著自由、歡悅的笑容！

終日埋首於論文中，可曾覺察暑假早已進入下半部？我忽然驚覺兩年歲月的急促步伐：「新鮮」的第一年去了，「豐盛」的第二年也去了，暑假背後，等待我們的是「未知」的第三年，還有一個「準畢業生」的身份。「未知」二字仍對我的好奇心散發出不能滅抹的魅力，促使我急欲趨前，然而「畢業」二字却又帶來一份黯然，叫我欲前又止。蒨蒨，你該知道，我多珍惜校園中的歲月！我多依戀團契中的肢體生活！

看著一群數月前仍捧著書本艱苦備戰的弟兄姊妹，如今已紛紛成為公務員、教師、社會工作者、醫生，雖然我不能盡知他們的感受，然而我相信他們必定深深地懷念昔日的校園生活——那些與弟兄姊妹共同體驗、共同作戰的日子。

前數天，剛開始上工的沛在電話中說了一句叫我驚訝的話：「似乎祈禱也沒有以前那麽起勁。」莫非校園祇是溫室而非訓練的工場？莫非刻板式的生活眞的如此可怖地侵蝕著靈命？莫非離了愛談使命的團契，使命感便自然地凝固？明年此刻，我們將會切身地去體驗這一切，我驀然恐懼起來。

此際，忽流傳來一個叫人振奮的消息：苑決定往東南亞作傳教士。苑是我教會團契中的一位姊妹，還記得我們那次同赴專題聚會碰見的那個女孩子嗎？就是她了。苑在教會中一向不會說太多話，一逕兒祇是沉默地做著當做的事，我就是欣賞這些少說話，多做事的弟兄姊妹。

當消息傳出後，教會中自然引起不少關注、欣賞和讚羡。然而她祇是安靜的表示：她決定去是因她是個完全委獻給主的基督徒，她希望別人不要因此而高舉她，她祇願繼續默默地爲主工作。

一個大專畢業生，放下了自己喜歡的廣告設計，放棄了一個前途可觀的職位，一個向來受父母呵護備至的女孩子，毅然離開溫暖的家，孑然一身的遠走異鄉，不是爲要得著，而是付出自己。這實在是足以讓旁人爲她編織英雄式、浪漫式的壯歌。然而，讓我們尊重她與神單獨立下的約，讓我們別以世俗的稱頌褻瀆了那聖潔的約，讓我們就默默的敬佩、默默的代禱！

記得恩佩姐姐寫的「給你，畢業生——」嗎？

「難道『奉獻』僅屬學生時代
　　當青春的脈搏狂熱躍動
　　　溫暖的血液急速湧流
　　……………………………
　難道『奉獻』僅是大專同學的專利
　　當思想感情的反應最是銳敏
　　……………………………
　難道『奉獻』僅存於短暫的團契生活
　　當弟兄姊妹們嗚咽著唱詩禱告
　　……………………………
　難道『奉獻』不該是一生的選擇
　　畢業以後，甚至老死沙場
　　只一意順服主的遺調…………」

那一連串的問題是多重的一棒！

似乎我向來祇知欽羨那些「無名的傳道者」，似乎我無意地以爲「全職事奉」的呼召只會臨到他或她身上；對於我，那呼召似乎太遙遠了。然而，當我誠實地檢討自己對神的委獻究竟到何程度，當我切實地面對「完全奉獻」的挑戰時，那呼召原來並非如此遙遠。

蒨蒨，是的，我開始眞正地羨慕「無名的傳道者」所走的那條路，我深知選上那條路的代價，然而，我更瞭解完全爲主燃燒的一生才是最高的價值。

直到目前，我仍不清楚主意願我踏上的是怎麼的一條路，在一個平凡的工作崗位中作鹽和光？抑是全心往禾場上去收福音莊稼？然而，我知道一事：倘若我仍然只顧籌算著、夢想著如何於畢業後找一份理想安定的職業，如何找尋那特別的一個，如何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理想家庭，却不著實地尋索祂在我身上的期望，不留心聆聽並分辨祂的呼召，那我實在是自私醜陋得可怕！

蒨蒨，我又想起我們愛唱的那首「順服」：

「非我願做之事，非我願去之地，因我不
　配選擇自己的路，救主爲我揀選，這是
　最好無比，願主指引我去或留。」

於未來的一年中，讓我們的心別被離情完全佔據！讓我們的腦袋別只被畢業試塡滿！

主內

蔚茹

八月十九日午夜

蔚茹

只是近黃昏



這是一間使人瑟縮的大房間，四壁是米黃的冰冷色調；沒有窗，沒有風，更沒有陽光。我喜歡它，却又討厭它。怎樣才可以使這個房間變得溫暖些，活潑些呢？這是我轉到這裏工作後的第一個挑戰。

逛過幾間書局和商店，終於買了一張頗爲滿意的巨型海報，寄望它那通透的殷紅能溶化四壁米黃的冰塊。

一個新相識在六樓工作的朋友上來探我，我也因利成便請他替我把海報貼上。待海報貼好後，我看到楓葉的紅光向着冰冷的周遭發散，却猛不提防聽到他這樣的一句評語：

「美是美，但却有點凄清；我說應該貼一張青綠色的廣濶草原。」

有點凄清！我恍然想起，這不是三月英雄樹的火花，而是十月楓林底紅淚！

唉！這暗示了些甚麽？

不少人進入過我的房間，但沒有人給與甚麽批評。一天，隔壁繪圖室的一位伯伯走來探我，還未完全踏進房間，他便半帶詫異地讚賞說：

「嘩！這幅畫攝得非常好！」

「譚伯曉得攝影藝術吧！」我問。

「以前曾經玩過一陣子。」他走到前面去細看，又走到後面離遠欣賞。我心裏實在感到高興，因爲我的審美眼光畢竟沒有落空。

他很耐心地把那幅海報的攝影技巧解釋給我聽：那裏是焦點，那裏是次要的地方，那一部份突出，那一部份故意攝得迷濛。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曉得從技術的角度去欣賞它。

「這幅畫是落日的時候攝的。」他繼續解釋。

「你是怎樣看出來的呢？」我嘗試從只有紅葉褐枝和從其間滲進畫面的點滴天藍中找出落日的跡象，却絲毫沒有發現。

「只要看樹幹的輪廓便可以知道。」他給我指點迷津。

「奇怪，爲甚麼你會喜歡這樣的海報？」他的視移到旁邊兩張從雜誌上剪下來的攝影。「三張都是落日的景色！照理這些是我們這樣的年紀才喜歡的。」

他教我欣賞完那兩幅攝影後，便轉過來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你心裏有甚麼苦悶？這樣年紀應該是快快樂樂才是的！」

「那只是我隨隨便便選擇出來的，碰巧都是落日。」我說。

「從一個人選擇的東西裏往往可以看到他的個性和思想。他望着那三幅畫沈思了一會後說：「有些心事！」

踏出房門時，他肯定地加上一句：「不只是有些，而且是有很大的心事。」

那一刻裏，我有一個很大的衝動想把他拉回來，將自己過往的一切經歷告訴這位老者，但我終於沒有這樣做；他是誰？我又是誰？縱使他視我如他的女兒，我也沒有甚麼值得告訴他；眞的，一點也沒有。

片片紅葉在空間飄蕩，枝椏間的藍天滲入一種寒峭的淒清，晚秋的肅殺直向心底撲來，這算是甚麼？我一心一意想找尋的那片活潑的殷紅何竟換來斷紅處處？到底是誰在弄這樣可憎的一個惡作劇？

記得是很多年前的秋天，當同學們都在閒談瑣事的時候，我和碧走到二樓的橋廊去拾那一片片從樹上掉下來的紅葉。紅葉，是的，我似乎和紅葉結下了很深的緣份。我喜歡它雖死仍能發揮它的燦爛，我喜歡它死後那股「紅心」仍然長存，我喜歡那些鋸齒葉邊寫着的堅忍，我喜歡秋涼裏的一口清新，但我却一直不知道，他們有點淒清，有點心事，有點傷感。

這實在是誰的惡作劇？一片紅葉奪去了我的理想，一片紅葉使我與人有異，一片紅葉載着我無言的心事，飄向沈寂的大海。

它使我想起……。是的，我恨不得立刻把它撕下。但爲甚麼要逃避呢？事實就在那裏，一切都有它淒清肅殺的時候——往日的理想，溫情、合一、團結、愛、口號……都比楓葉更紅更落索了。是的，不是一種心境，而是一種現象，淸淸楚楚地寫在那海報的殷紅裏；只有我一個人看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快將畢業那一年的春天，我曾在荷花池畔被那處於陰霾下仍能處處抽新的楓樹所感動，於是我向神求這種朔風過後仍能抽新的堅忍和淸新，但今日，何竟還是肅殺的秋天？

就讓它留在那裏吧！讓它提醒所有人，楓樹曾經在陰霾下毅然抽新。它仍會這樣，只是它的年輪已是多增一環，歲月就是這樣不息地流轉，流轉不息，往日的一切已不再。

我將永遠背着那斷紅而坐，我心裏嚮往的是那廣濶地圖上的大海和高山，那茂密的林藪，那彎彎曲曲的海岸線，那兜兜轉轉的山巒峽谷；然而，此刻我只能於斗室內神遊，面對着展掛於面前的那幅廣濶的原野垂涎。

○ 綠野

是神的話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上接25頁）

3.社關小組利用阿摩司書所發表的文章，對聖經的歪曲眞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神從來就不管甚麽是「階級社會」，也從沒有責備或讚許任何的「階級社會」，如果說神不喜悅資本主義社會，難道神竟會喜悅以無神思想爲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麽？神所注意的是人的罪，是人對神的態度，先知所責備的正是這些，而不是甚麽「階級社會」，也不是甚麽「剝削剩餘價值」，一切人的罪的表現都是因着人與神的關係不調協而產生的，神在祂的百姓中所要對付的是這一個，決不是甚麽「階級社會」。社關小組的論調正是當年中國大陸上的「三自會」的論調的翻版，用聖經來配合政治的需要。

對於歷史的問題，我們不可以只看見一點，要全面的看，不然就不能自圓其說。以色列是亡於亞述，猶太是亡於巴比倫，亞述和巴比倫照社會發展史來看都是「剝削性的階級社會」，如此一來，不知道社關小組怎樣去解釋神使用亞述和巴比倫去懲治祂的百姓呢？社關小組又根據甚麽來說阿摩司時代的猶大是個自由經濟社會，和社會發展史配合得來麽？利用一點可用的資料來大做政治文章只是政治鼓動的手段，不是基督徒所應效法的。如果有人以基督徒的名義作這樣的事，就沒有理由不叫別人懷疑他們的動機和意圖了。

我是以基督徒的身份來向港大的基督徒提出這樣的意見，基督徒的一切應當是建基在「按着正意分解」的聖經眞理上，智識份子的理想或幻想絕不能取代聖經的地位。我率直的向ＣＡ提出這些，不知道ＣＡ的基督徒是否覺得有需要重新檢討基督徒的身份和立場，並基督徒的準確信仰內容？如果ＣＡ宣佈「橄欖」是一份「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的刊物，我就不再發一言，也請恕我多言。

◯ 王國顯

我們的心聲

（上接27頁）

在「橄欖」中討論國家，社會問題，我們在上面已清楚的說明，是基於信仰是整全及與生活不可分割的觀念，而這觀念是聖經的教訓；故此，討論國家、社會問題，是合乎聖經眞理的。然而，在「橄欖」中發表有關國家、社會問題的意見，還未達到成熟的階段，只是在醞釀，反省，改進的過程當中，我們盼望透過不斷的討論，能找出更合乎聖經眞理的看法。

我們希望讀者能夠明白，「橄欖」在這討論的整個過程中，是扮演著提供討論園地的角色，它刊出的文章，所發表的意見，只代表作者的立場；我們認爲這些意見值得讀者考慮，便予以刊載。然而，我們必盡最大的努力，使「橄欖」所刊登的文章，合乎聖經眞理。

我們是弟兄姊妹

「橄欖」是一份學生雜誌，我們有的是熱誠和衝勁，敢於探討問題，敢於面對各樣挑戰。我們的缺點是學養不深，思想仍未成熟，亦不夠愼密，缺乏經驗。故此，我們需要弟兄姊妹多來信給我們提醒和指導，我們盼望弟兄姊妹給我們提出建設性的指導，倘若你喜歡「橄欖」，深盼你多來信提出寶貴的意見，這是負責任的讀者應有的態度，更何況我們是弟兄姊妹呢！

備註

①路三：8
②約八：31
③太七：21
④太十六：24
⑤路十四：27
⑥「橄欖」第七、八期合刊，「中國專輯」編語。
⑦詩七：9，11；十一：4，7；三十三：5
⑧賽一：16-17
⑨彌六：8
⑩創一：26，27
⑪太二十二：38-39

◯ 編委會

編者的話

當我們承接77-78年度「橄欖」的工作時，我們重新考慮和檢討了「橄欖」的方向，王國顯先生的來信，更使我們愼重地反省我們的工作和目標。今期的編語，是我們經過詳細的思想、討論和禱告後的領受，我們希望能藉着這一期的編語和讀者分享，使我們與讀者有更深入的交通。

我們極希望讀者能多來信討論「橄欖」中所刊登的文章，我們更希望讀者對編委會提供更多寶貴的意見，透過讀者與編者的「對話」，把「橄欖」的內容辦得更充實，使我們和讀者一起成長。

「天國」是聖經啓示的一大重點，是貫串聖經的啓示的一條脈絡，認識天國的意義對我們在這世代作基督徒是重要的。今期我們刊登了三編有關天國的文章，都是比較理論性的，爲的是要把天國的觀念作一概括的介紹。然而，天國並不只是一個觀念，它是實體，是現在和將來可經驗到的眞實，天國底眞實與我們在二十世紀作主的門徒是息息相關的，我們預算日後刊登有關這些方面的文章，我們更盼望弟兄姊妹開始思想這方面的問題，也請你們多來信或來稿討論。

在「聖經專欄」中，曾立華先生指出華人教會對正確的解經有迫切的需要，我們希望讀者也同樣看到這需要的迫切性。就解釋聖經方面有更多的討論。

在第十一和十二期中，橄欖曾刊登了有關可否運用現代的意識型態作爲解釋聖經的工具，直到現在，還只是提出問題的階級，我們希望這方面的討論有進一步的發展，我們等待着讀者繼續這方面的討論。

「工人神學營」一文是李行莊小姐在工人中事奉的經驗的文章，「工人神學」是在工人中事奉的新方向，也是神學上的新方向，這篇文章也可以看作上一期（第十三期）馮煒文先生「向工人傳福音十要點」的接續，希望關心工人事奉工作和神學有興趣的讀者能加以思想及討論。

編委會

通訊處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20379號

總代理　福音閱覽室　電話：3－674694

九龍德成街2號B 二樓

承　印　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1570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A 2

排　版　中文打字服務社　電話：5－793443

訂閱八期港幣十八元

（海外訂戶美金六元

或港幣廿八元）

滙票或支票請寄

evangelical reading room

稿例

(一) 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二) 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請註明。

(三) 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一紙勿兩面用。

(四) 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五) 本刊不設稿酬。

(六) 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七) 來稿請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十九卷　第一期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目錄

專題 1 舊約中上帝的國　周永健
7 KINGDOM OF GOD: PRESENT OR FUTURE?　JERRY JUERGENS
11 神的國度　陳若愚

專文 16 聖經的解釋　曾立華
20 苦罪問題再探（上）　梁燕城
24 工人神學營　李行莊

讀者論壇 25 是神的話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王國顯

編語 26 我們的心聲　編委會

譯文 28 引導　JOHN WHITE

分享 34 宣教旅程後的點滴　李榮安
35 心濾　軍芷
36 箋　蔚茹
38 只是近黃昏　綠野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出版　零售每本港幣二元五角